

#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2/PV.17  
5 October 1987

CHINESE

## 大 会

### 第四十二届会议

#### 第十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7年9月29日星期二，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弗洛林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嗣后：勒格瓦伊拉先生(副主席)

(博茨瓦纳)

#### 一 一般性辩论〔9〕：(续)

下列各位发了言：

帕普利亚斯先生

(希腊)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87-64098/A

佩雷斯先生	(以色列)
范达南先生	(安哥拉)
阮岷年先生	(越南)
阿塞维多-佩拉尔塔先生	(萨尔瓦多)
卡费先生	(科摩罗)

下午3点15分开会

议程项目第九(续)

一般性辩论

帕普利亚斯先生(希腊):请允许我代表希腊政府祝贺您当选为第四十二届会议大会主席。希腊同您所代表的国家保持着真诚的友谊。您在国际事务中具有广泛经验和能力证实您是一位成功的外交家,因此,我们确信这届会议的工作会顺利完成。

借此机会,我向您的前任,孟加拉国外交部长胡马云·拉希德·乔杜里先生,对他在领导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工作所表现出的精干和效率表示敬佩。

同时,我愿对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按照联合国的决定,在维护和平的事业中所表现的献身精神表示敬意。

丹麦外交大臣、欧洲共同体主席严森先生已经就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阐明了共同体十二国的立场。对此我们表示完全的赞成,因为他反映了共同体所进行的活动和义务,以及会员国所制定的旨在国际关系中促进稳定和合作的共同方针。

因此,我在这只谈几个希腊特别关心的重要问题。

促进裁军,巩固安全是我国政府的政策的基本目标。在这一政策的基础上,我们始终如一地奉行这一政策,并在此基础上,促进了若干国家、地区和国际性的行动。希腊总理同参加著名六国倡议的其他几国领导人为实现核裁军,进行着坚持不懈的努力。

近几天的重大发展十分令人满意,使未来充满希望。苏美两国对销毁中程核武器所达成的原则上的协议是向全面禁止核武器迈出了一大步。我们向两个超级大国领导人,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表示祝贺。这一谈判的成功为东西方关系不断改善带来希望。同时,我们希望削减50%的战略武器和全面停止核试验的协议将成为现实。

然而，我们也对常规军备不断迅速增加感到关切。现存的不平衡状态对国际和平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我们深信，只要有必要的诚意，就能够在平衡削减常规军备和建立一个有效的核查制度方面达成可行的协议。

在这一点上，我不能不象去年那样重申我们对继续扩散和使用化学武器表示担心，扩散和使用化学武器公然违反了现存的国际规定和协议。我们深信，国际社会的目标之一应当是完全禁止化学武器的生产和使用，并且摧毁现有的化学武器。

在这个自然资源和财政资源有限的世界上，削减各种军备是非常必要的。一方面我们地球上的数亿人民正在遭受极度贫困化的痛苦，而且不能够发展他们的经济，另一方面，把大笔的资金用于军备已经构成了公然的挑衅行径。因此，我们极为重视有关裁军与发展关系的国际会议的成果。鼓舞人心的是，这次会议的最后文件是以协商一致意见通过的，这表明国际社会已经有了通过裁军方面的重大进展来面对发展中国家各种问题的政治意愿。

我国根据促进和平与缓和的政策，一向支持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努力，并且认为这是维持东西方之间建设性对话的途径。我们完全有理由希望，在已经开始的第十阶段的维也纳会议期间将能够取得重大进展。值得庆幸的是，这次会议是在常规裁军方面已经有了鼓舞人心的活动以及两个超级大国已经原则上达成有关消除欧洲中程导弹的协议的情况下举行的。维也纳会议是在目前正在出现的独特的情况下举行的，我们应当把这种环境条件作为维持安全和促进欧洲合作的良好机会。

现在我也要强调指出，维持安全、促进欧洲合作和改善该区域政治气氛的一个条件就是建立信任感。具体地说，在区域水平上促进信任是非常必要的。我国政府感到自豪的是，经过不断努力，我们已经能够同希腊的大多数邻国建立最紧密的关系。一度是欧洲火药库的巴尔干半岛今天已经成为不同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国家之间进行区域合作的一种模式。我也希望强调指出，我国政府坚定不移地支持有关把巴尔干半岛变成一个没有核武器、没有化学武器的地区的建议。

我国政府特别关心的另一个地区是地中海地区，因为它同希腊安全直接有关。我们一再指出，地中海应当成为该地区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友谊与合作的一个海洋。我们真诚地支持这一方面的所有努力。

我们从有关国家的角度来处理 and 看待国际问题，而总会忽略这样一项事实：归根到底，遭受国际冲突之害确是个人。当某些国家把大量资金用于军备，而不是把这些资金用于必要的发展项目来提高其人民生活水平的时候，到头来受害的还是个人。如果那些公然违反和无视联合国决定的国家继续坚持已经遭受谴责的政策，遭受其害的也还是个人。

我国政府深切关注人权、基本自由，以及促进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的问题。这个问题超越了区域关系。正是这个问题引起了国际上的反响。我们感到特别满意的是，联合国正在这一方面继续努力，而没有因为面临的许多障碍以及公然侵犯人权的事件而受到挫折。

我们坚信，所有国家都必须严格遵守根据《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后来通过的有关国际文件所承担的国际义务。遵守这些义务是一项责任，而不是一项选择。就我们来说，我们一向明确地谴责侵犯人权的每一个事件，不管发生在什么地方，不管是谁干的。希腊政府采取了坚决赞成男女平等的立场。它积极地参与了所有区域和国际上的努力，以确保完全消除各种形式的歧视妇女的做法。在国内，我们采取了赞成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所有方面男女地位平等的有关政策。在联合国里，我们积极支持加强和促进处理妇女问题的有关委员会的活动。

国际恐怖主义的问题尽管在近几个月里并没有那么突出，但仍然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不稳定的因素。由于恐怖主义，我国受害不浅。我国政府一再谴责，并且将继续谴责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每一项恐怖主义行径。大会的本届会议也将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希望，在各国的合作之下，大会将能够取得积极和重大的成果，而且在四十届会议期间所取得的协商一致意见也将得以维持。

联合国年复一年地处理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这些问题仍然列在议程上，这

表明我们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几乎没有取得多少进展。但是，也已经有了某些鼓舞人心的发展。

我们欢迎中美洲五国首脑最近的主动行动，这一主动行动已经导致了在该地区执行和平计划的一项协定。我们认为这是这五个小国取得的一项显著的成就，这五个国家已经决定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并且在本区域内建立各种形式的合作。我国政府相信，中美洲国家能够在没有外来干预的情况下和平地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特别重视运用民主的程序和尊重人权和公民权利，我们认为，已经提出的单方面停止战争的建议在这一方面是有作用的。我认为，所有国家应当对在这一讲台上所发出的呼吁作出积极的反应，以确保中美洲和平计划的成功。

众所周知，我国特别重视中东的事态发展，在中东地区，受到威胁的不仅是区域和平，而且也包括国际稳定与安全。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因为使用武力，以色列自1967年以来一直占领着阿拉伯的领土，以及缺乏一个实质性的全面的和平进程。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支持召开一次国际大会的设想。这一设想似乎正在获得支持，甚至在那些最近还坚决表示拒绝的国家中也是如此，这使我们感到有希望。希腊从一开始就支持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国际大会、以解决中东问题的设想，让所有直接有关的方面都来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外交部长们最近作出的决定是开始一场有效的和平进程的、令人满意的框架。

此外，我们认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应该参加这次大会，参与的方法是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巴勒斯坦人自己的事。这次大会应该具有实质性的作用，而不能流于形式。显然，会议的方式应该由有关的方面自己来决定，包括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巴解组织。我们希望能够很快克服阻挠者召开这次大会的最后障碍。

我已经多次强调，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基本先决条件是以色列部队撤出被占阿拉伯领土。我们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基本和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包括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的愿望。

与此同时，众所周知，我们支持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在受到国际上承认和安全的边界内生存的权利。然而，以色列不应该剥夺巴勒斯坦人民生存的权利，这也正是他自己正在寻求的权利。国际社会也不能容忍在被占领土内强制推行武断的措施，建立移民点和制造既成事实的非法政策。和塞浦路斯问题一样，这种政策的目的是改变有关领土的法律地位及其地理、自然和人口组成条件，歪曲这些领土的历史和其居民的特征。

黎巴嫩问题尽管不时出现一些微弱的和平解决希望，但不幸瞬间即逝，悲惨的局势依然存在。我国再次呼吁有关方面和那些施加影响的方面进行和平努力，以维护黎巴嫩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消除暴力。

尽管国际社会一再发出呼吁和进行努力，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战争继续进行者。我们最近还看到，至关重要的海湾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

这场战争使两国人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由于这场战争的悲惨性和海湾地区紧张局势日益恶化所造成的严重危险性，迫切需要根据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包括第598(1987)号决议，停止敌对行动，开始和平会谈。秘书长以巨大的勇气和献身精神进行了访问，以确保这些决议获得尊重和充分执行。我们对他表示赞赏。我同样强调，我国高度重视维护该地区自由和安全的航运。我必须强调这一点，因为希腊商船也遭到不分青红皂白的袭击，造成了巨大的物质损失，使无辜的人丧失生命。

令人遗憾的是，南部非洲的局势继续危及到和平、安全与稳定。希腊怀着特别关注的心情注视着那个地区的事态发展种族隔离受害者的数目与日俱增。延长紧急状态、继续侵犯人权、特别是拘禁宗教和工会领袖、拘留儿童、折磨黑人，并迫使他们搬家、严格的新闻检查——所有这些事态都使我国政府深感不安。

希腊政府多次毫不含糊地谴责了可憎的种族隔离制度及其固有的暴力。我们呼吁南非政府与人民中大多数人的真正代表进行全国性对话，这将导致彻底消除种族隔离，以和平手段建立一个民主、不分种族和统一的南非。

我们强烈谴责南非一再对邻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采取侵略和破坏性的活动。希腊重申声援前线国家；他们应该获得充分的国际支持，以成功地对付他们遭到的威胁。1986年，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前线国家的代表在卢萨卡举行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我出席了那次会议，至今仍然相信会议的意义。我希望，这些努力能够继续进行下去。

我们同样强烈谴责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使纳米比亚人民继续被剥夺了自决和独立的基本权利。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仍然是唯一获得国际上接受的和平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希腊政府坚决拒绝接受任何将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与毫不相干的问题联系起来的企图。拒绝接受为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缓兵之计。我们认为在纳米比亚建立所谓临时政府是完全无效的。

希腊政府对亚洲的两个地区——阿富汗和柬埔寨目前存在的危险局势表示不安。令人遗憾的是，为寻求解决这些问题而进行的外交努力尚未取得预想的结果。

我们一如既往地谴责所有入侵和占领的行径、以及制造既成事实的努力。因此，我们认为，如果所有在阿富汗和柬埔寨的外国部队不根据联合国决议迅速撤出，那么就不可能取得有效的解决。必须结束这两个国家人民的流血和苦难，这是当务之急。

关于朝鲜半岛的局势，我们希望能够根据获得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原则，找到一个符合全体朝鲜人民利益的公正与和平的解决办法。我们认为，在朝鲜半岛促进建立信任措施有助于为198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合作、而不是对抗的气氛中召开创造适当的条件。

国际经济局势出现了紧张的迹象。不平衡依然存在，增长缓慢，未来极不稳定。必须重新获得稳定的高增长率，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改善其初级产品的市场条件。

国际社会必须通过对话和加强对有关问题的理解来克服第三次世界外债危机。我们不能无视这一问题的政治因素。负债过于沉重的国家人民难以承受肩上的外债负担，无法过体面的生活，由此出现了社会动乱的现象。



初级产品的低价格严重削减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外汇收入。这些国家在执行严格的稳定方案的同时偿还外债中面临严重的困难。不幸的是，对这些国家的发展援助和来自国际财政系统的新资金流动至今没有达到使其稳定政策能够得到成功地执行所必要的水平。出于这一原因，发展努力落后了。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第七届会议通过的最后文本为补救办法提供了构架。同时，应在国际论坛，特别是在今天开始开年会的国际货币基金中寻求富有想象力和大胆的解决方法。

我愿详细谈谈近几年来联合国一再处理的、希腊国家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我指的是塞浦路斯问题，这一问题的长期化不仅严重威胁到附近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而且还严重威胁到更广泛的地中海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自从土耳其部队公然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入侵塞浦路斯和占领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大部分领土以来，13年已经过去了。入侵之后，作为第一步，安卡拉企图稳定其军事占领，并将那些尚未逃走的剩下的希族塞人赶走，使他们成为自己国家中的难民。接着，安卡拉企图通过在政治上组织大规模的定居者流入来改变人口组成结构，以便支持非法政府，这个非法政府的存在依赖于同样非法的占领军的存在。此外，通过破坏塞浦路斯北部的文化传统，抢劫教堂和改变地名，它正企图强行分治和建立两个单独的国家，以破坏塞浦路斯统一。

十三年来，土耳其一贯回避讨论那些从定义上说突出的问题：即撤走占领军；就建立一个将预防提出象安卡拉为其侵略辩护所提出的那种借口的保障制度达成协议；以及撤走定居者和实现有关行动自由、定居自由和财产权的基本人权。

安卡拉拒绝讨论这些显然应在磋商中占中心地位的问题。恰恰相反，通过土耳其或土族塞人领导人一再发表声明，安卡拉清楚地表明，它不打算从塞浦路斯领土撤出其军队，它正在有系统地用新的现代坦克和通过增加军事人员加强其占领军。联合国秘书长最近向安全理事会提交的一份报告极其清楚地介绍了该地区的局势，

并指出了一些土耳其和土族塞人为巩固非法占领进行的其他一些活动。

为了协助秘书长开展斡旋工作，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提出了旨在审查上述主要问题的可供选择的程序，这就是或者在高级会议上或者在国际会议上进行审查。希腊政府完全支持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的立场，这就是在对已经处理的其他问题进行任何进一步讨论之前，应该审查主要问题，例如撤走占领军和定居者，建立一个扩大的国际保障的新制度，以排除单方面干预的可能性和保障三项自由。

应特别强调的是，迄今为止，土耳其拒绝对这些问题进行任何讨论。这一态度清楚地表明了它的最终目标。它想引诱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接受一个将只符合土耳其利益和不对撤走占领军或定居者或者对恢复塞浦路斯共和国独立和领土完整作出任何规定的宪法制度。然而，安卡拉的立场十分嚣张，它争辩说，在本届联大上讨论严重的塞浦路斯问题是一种不妥协的表现。确实，我对这一论点感到震惊，因为它表示对联合国和对每一个主权会员国每当发生违反《宪章》和联合国机构的各项决议的原则的情况时求助于联合国这一不可剥夺的权利的更大的蔑视。

面对这种局势，我们不得不决定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如果我们仅仅是表示希望和对缺乏进展表示遗憾，这将是令人担忧和危险的。我认为，我们大家负起责任并清楚地表明武力不能被接受作为一种解决国际问题的方法的时候到了。

希腊深信，应在联合国范围内，更加具体地说，应通过执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无数决议寻求对塞浦路斯问题公正和可行的解决方法，因为这些决议明确、毫不含糊地为解决所有这些主要问题提供了方法。

我们指望联合国公正和可行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这是很自然的。在世界任何地方犯下的非正义行为就是反对人类的非正义行为。因此，人类有责任申张正义。

佩雷斯先生（以色列）：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大会主席。

我要借此机会对和平与善意的使者、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所做的不

懈努力表示支持。

在对超级大国激烈的军备竞赛变得越来越愤世疾俗和对军备竞赛产生的技术感到恐惧的世界中，以色列人民对美国和苏联准备开始核裁军进程的意愿表示欣赏。这不仅仅是一项技术协定，它是一个政治宣言：我们再也不能用军事手段解决政治问题。所需要的是用政治手段来消除军事威胁。

世界仍处于分裂状态。在国际上各国似乎缓慢地走向和解，而在地区范围内，激烈的情绪仍然存在。

今天，在国际水域内造成威胁的水雷并非是战争的现代性的象征，而是其持续性的象征。在我们的地区，极端主义的水雷正隐藏在水面之下可能在最意料不到的时刻爆炸。

因此，我们支持在波斯湾实行永久性停火的努力。在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资源地区周围，有两团烈火产生的乌云笼罩着地平线：为压倒温和的倾向而掀起的原教旨主义的烈火和似乎很平静，但欲未扑灭的阿以争端残余的交战烈火。每一团烈火都会使另外一团燃得更旺。

极端主义的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破坏性；在中东，双方的温和力量今天比以往更接近于相互理解。

阿拉伯和以色列人只有在相互间实现和平才能和平相处。

原教旨主义威胁着温和的倾向。交战的状态消耗掉有助于遏制极端主义的资源。

阿拉伯人面对难以支付的昂贵的军备竞赛和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正当要求的需要而奋力挣扎的同时，受到原教旨主义的主张所困扰。而以色列人则在战争与维持“以寡敌众”的防卫姿态的需要的夹击下，为人口问题而担忧。这就是本地区烈火所索取的高昂代价。可以为这些烈火加油但可以扑灭它。我们今天的行动可以释放造成巨大破坏的力量，也可以使我们走上具有新的希望的道路。

以色列正在庆祝其建国40周年：充满敌对与战争的40年。我们应从对大屠杀的记忆中建立一种新的生活，悲惨的传记会集成一部希望的历史。我们返回到自己信仰的诞生之地，返回到我们圣经价值的摇篮。先知的预言正在与儿童的欢呼一道回荡在产生它的群山与峡谷之中。沙漠变成了花园，人的智慧转化为各种工业。任何紧急事态都没有耽搁民主精神的成长；战争也没有阻止我们建设一个正义的社会和现代的经济。

历史上的类似现象是令人鼓舞的：我国人民在沙漠中流浪了40年，直到摩西把他们带到希望之乡。今天，在战争的荒野上流浪了40年之后，我们又一次站在我们的子孙及我们邻居的子孙的新希望的大门前：尽管有分歧，但在理解中一道生活，在没有由仇恨而引起的武装力量的干预下决定其自己的命运。

我们能否为他们建造一个中东，使人类智力面临的挑战是人征服自然，而非人征服人？简言之，我们能否实现和平？

我们记得摩西在希望之乡的门前离开他的人民时说的最后的话。他承认未能给他们提供充足的衣食，但他交给他们选择的权利：

“我将生死祸福都摆在你们面前，所以你要选择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能存活”。（圣经·申命记，第30章：第19段）

我的讲话具有一种紧迫感，因为未来的几个月将是关键的时期。在这一暂短的时期内，我们可能就当代最重要的问题开始谈判，否则将失去希望的方舟。这一暂短的时期可以产生我们寻求已久的突破，也可以因为政治上的瘫痪而荒废。

该地区几个国家之间谨慎甚至是默默地建立了信任会消失。由脆弱的纽带联系在一起的实现和平的联合也会崩溃，能否恢复则没有把握。

当前的危机——在波斯湾和黎巴嫩的危机——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曲折；对于缺少进展的幻灭会产生敌对新联合。因此，在缺少积极的和平进程的情况下，政治风云会再次变幻莫测，给干渴的地区带来干旱。

在这种动荡不定的前景下，存在着前所未有——如果是脆弱的——的现实，使冲突的有关各方看到开始谈判的道路。实际上，早在2年以前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就从这一讲坛上宣布支持当时为实现和平提出的倡议。除此之外，从那时起我们已取得了进一步的进展。

我们与埃及重新燃起和平的希望，与其领导人和人民加强了对话。我们发现穆巴拉克总统是一位为其人民建立更美好生活并为本地区的全面和平建造桥梁的建筑师。

在伊弗兰山的松林旁，我们遇到了勇敢的领导人：摩洛哥的哈桑国王大声和明确地呼吁和平。

约旦河对岸的具有悠久历史但确实缺少水源的地区，我们听到了一位饱经风霜的领导人侯赛因国王的声言，他和我们一样希望把我们的人民从古老的仇恨的黑暗之中带入和平、安全和发展的绿洲之上。

在西岸和加沙，我们注意到了未经宣布的变化。很多巴勒斯坦人似乎得出结论，使用暴力是没有出路的，对话不应被推迟。在约旦—巴勒斯坦联合代表团中间存在着一种解决我们大家都需要并愿意解决的问题的真正愿望，这一问题就是巴勒斯坦问题。

为在我们这一地区商定和平计划而作出的努力屡遭挫折，这使我们大家在政治上成熟起来。我们认识到，不能以任何东西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因为谈判的目的在于寻找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得到的解决办法。因此，过去三年来，人们努力促成一项希望极大的计划，即在对其结果不作预先策划的情况下开始谈判。

5个月前，这些努力有了具体结果，并在一项文件中体现出来，这项文件是在美国特使的支持下制定的，而我们所完成的工作，很多应归功于美国特使创造性的不懈努力。这项文件反映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八项原则的基础上思想的交流。

首先，我们的目标是和平，而实现和平的途径在于直接谈判。其次，国际会议是通向直接谈判的门户。国际会议一旦召开，势将立即导致面对面的双边谈判。

第三，国际会议不会强加一项解决办法或否决双边达成的协议。第四，参加会议者必须接受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第338(1973)号决议，谴责恐怖主义和暴力行动。第五，谈判的目的在于全面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这项工作将在约旦—巴勒斯坦代表团与以色列代表团之间的谈判中进行。第六，谈判将在三个双边地域委员会中独立举行，这三个委员会是：约旦—巴勒斯坦代表团与以色列代表团；叙利亚代表团与以色列代表团；黎巴嫩代表团与以色列代表团。所有代表团以及一个埃及代表团将应邀参加第四个多边委员会。第七，双边委员会将着手解决以往的冲突，而多边委员会则着手为该一地区的未来创造机会。第八，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将作为中间人受托召集当事各方，并使谈判进程合法化，在这一进程中，当事各方将自由地直接谈判，不受突然有时是分散的外部干预。这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作用不是礼仪性的，它对促进谈判起着关键作用。

以色列在寻求和平以及在与我们的邻国直接谈判的愿望方面是团结一致的。我们的分歧仅在于如何更好地推动这一进程。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的想法在以色列一些人中引起了反对，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是一次真正的开端。以色列内阁在这一问题上出现分歧，至今尚未作出决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会议的性质。除非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尊重目前的一致意见，而不是坚持它们原有的偏向，否则，国际会议只能是一句空话。

我们吁请苏联对我们为和平而作出的努力抱有信心，正象我们对它愿意使开放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抱有信心一样。苏联不是我们的敌人。苏联一定能够意识到我们同我们生活在苏联土地上的兄弟姐妹们的历史联系和亲属关系。我们请求莫斯科新的领导层允许犹太人自由表达他们的特性，并在他们祖先的土地上重新和自己的命运结合起来。

我们吁请我们所尊重的伟大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支持谈判时不要胆怯或片面。

对莫斯科和北京我们要坦率地说，外交关系不是和平的奖品而是交流的渠道。

希望参与缔造和平的人不能仅仅同争夺中的一方建立关系。

我希望对巴勒斯坦人民讲几句话。控诉和指责的时代已经过去。它们只带来了暴力和恐怖。目前时机已经成熟，应当从暴力转向对话，共同走向不同的命运。在这样一种命运中，你们的后代将同我们的后代一样，行使自我表达的权利，生活在自尊、自由和和平的气氛下。我们曾经受过他人的奴役，因此不希望去奴役他人。我们追求正义与安全，不想否认他人有权享有正义与安全。

过去40年来，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不由自主地成为战争技术试验场。一千万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死于非命，数十亿美元白白地耗费掉。

我们无力改变过去，但是我们可以设计将来。将来，我们这一地区将成为科学技术的试验场，成为增长的新来源。将来，和平将吸引经济投资，将来，因限制军备竞赛而节省的资源将用于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

正是看到这样一种不同的前途，人们提出建议，在政治谈判开始后，召开一次不带政治色彩的经济会议。与会者将包括那些与这一地区的稳定有深切利益者和有能力促进这一稳定者，会议将为这一地区的发展描绘一幅极富想象力的蓝图。

对那些忧柔寡断的人，对那些沉溺于幻想现状平稳中的人，我们要说：选择的机会已经来临，今天的决定将决定我们的人民今后几十年的命运。

我们将在仇恨与对话，怀疑与希望之间作出选择。我们将在投资于军备竞赛与投资于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儿女的福利之间作出选择。我们将在极端与稳健，原教旨主义和理智之间作出选择。正是我们的选择将阻止下一场战争。

今后的几个月能否成为理智的时期，完全取决于我们。

舒尔茨国务卿即将对我们这一地区进行访问，就仍然存在的一些障碍进行商谈。我对此表示欢迎。

我确信，没有什么冲突是没有希望得到解决的，只有在寻求解决办法中失去了希望的人。我确信，今天在中东的真正冲突不是犹太人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也不是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或巴勒斯坦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冲突。这场冲突是“面向过去”的领导和“面向未来”的领导之间的冲突，是甘心顺从战争宿命论者同决心改变这种命运的人之间的冲突。为了我们孩子的未来，为了一个更好的明天，我们必须顶住战争的鼓吹者。

对那些鼓吹破坏的人们，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地表明：没有什么圣战，只有神圣的人的生命。

就在我国取得独立的第一天，我从我的导师戴维·本·古里昂那里听他说到，和平是最大程度的安全，道义上的号召是最大程度的智慧。这段话他曾反复说过。我将永远铭记。

范·杜内姆先生（安哥拉）：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国政府就你一致当选大会本届会议主席向你表示祝贺。可以肯定，你的当选证明了你本人献身于国际社会为实现人民的自由和独立权利所进行的斗争，它也是对你献身精神的承认。同样，它也是象你所出色地代表的国家所表示的应得的敬意。因此，我愿借此机会向你表达我们最良好的祝愿，祝你在履行自己的工作中取得成功。

还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向你的前任孟加拉国的乔杜里先生表示我的敬意，他出色地、智慧地和熟练地克服了他工作中的障碍，成功地完成了他困难的任务。

如果我没有同样借此机会向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感谢那将是我一个不可饶恕的过失，他为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众多问题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他献身于本组织的基本原则，尽管他所能使用的手段有限，尽管当今世界的特点是政治和经济形势如此困难。还请允许我向里德先生表示祝贺，祝贺他最近被提名担任大会事务副秘书长这个崇高的职务。

每年在这个时候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代表都在这个大会堂里集会，讨论影响人类的问题，试图为这些问题找到持久的解决办法。尽管如此，饥荒、干旱、发展不足



和外债的幽灵仍在继续缠绕着最不发达国家领导人，这些问题和失去控制的军备竞赛，特别是在核领域里的竞赛，继续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此外，我们觉得军备竞赛仍然是对整个人类存在的严重威胁。

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确信，对话与和睦政策是唯一确保一项真正的在各国间减少冲突和紧张局势的政策，从而建立一个不仅有利于和平解决争端而且有利于裁军的信任气氛。因此我们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领导人在不到三个星期以前举行的历史性会晤，欢迎苏联和美利坚合众国几天前在原则上达成的协议，签署一项在欧洲全面消除中程核武器的协定。

发展问题与和平问题是不可分割的。没有和平就没有稳定，没有稳定就不可能有发展。在我们这些国家里执行发展计划不能离开政治和经济稳定。这就要求解决我们一些国家直接或间接面临的所谓地区性冲突。以我们的浅见，这些实现和平的努力应当由整个国际社会来作出。为此，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支持建立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基金的主张。实际上，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所面临的发展不足问题日益严重，使富国和穷国之间现存的差距更大，因而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欢迎由联合国主持召开的裁军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国际会议。可以肯定，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最后文件中尚有很多漏洞，它并没有完全反映不发达国家的希望，特别是要求为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发展基金的愿望。尽管有人企图使之失败，但不管怎样，会议的召开和以协商一致通过了会议的最后文件，在我们为实现和平与安全的目标而做出的努力中，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标志着一个开始，我们希望这个趋势将会继续下去并得到加强，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实际的成果。

非洲国家本着推动实现《联合国宪章》目标的愿望出发，不遗余力地保持本大陆不沾染核武器。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认为，宣布南大西洋为和平与合作、无核武器和军事条约区是保证和平共处的有效途径。在这方面，纳米比亚在安理会第

435(1978)号决议基础上取得独立和消除种族隔离制度也将有助于加强国际安全和在南大西洋地域各国间进行互利的区域合作。

请允许我向为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寻求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办法而作出了不懈努力的国际社会和联合国表示我们深深的谢意。

然而，许多问题至今未能解决，例如非殖民化、种族隔离、饥荒和干旱。对此，我不得不表示关切。

自从12年前获得独立以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就一直遵循一项不结盟与和平共处的政策。这项政策作为法律写入《宪法》，尽可能清楚地表明安哥拉愿意维护同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外交关系，其基础就是相互尊重主权、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并尊重指导各独立国家之间关系的国际法准则。

不幸的是，在南部非洲次地区，一个反动、过时的政权，即法西斯南非，继续蔑视联合国的各项决议，肆无忌惮地对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包括我国，进行颠覆和破坏活动，至今逍遥法外，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从而拖延消灭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

我们是一个热爱和平、正义的人民；但是自从获得独立以来，我们就没有享受过一天的和平。在一场强加于它的不宣而战的战争中，安哥拉成为南非法西斯政权武装侵略的牺牲品。因此我国人民和政府不得不作出巨大的牺牲，因为战争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资源，从而不可避免地破坏了我国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南非将这场非正义的战争强加给我国人民一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少。我们的基本基础设施，例如公路、桥梁、铁路、医院、学校和工厂也未能幸免战争的破坏，而且实际上这些成为南非军队和安盟辅助部队的首要破坏目标。

由于南非正规部队及其安盟傀儡犯下的暴行给我国造成的破坏至今据估计已超过120亿美元。这个数字不包括由于青年服兵役而造成的收入损失，他们本应该上学或者在工厂里工作的，这样他们将会为提高生产改善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作出贡献。

我们的人民作出巨大牺牲赢得了独立，渴望能生活在和平的环境中，重建自己的国家，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自然资源潜力，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

和某些新闻界想使国际舆论相信的相反，在我国并不存在内战。存在的是，对一个联合国成员国、非洲统一组织成员国和不结盟运动成员国的外来侵略，它的部分领土仍处于法西斯南非军队的占领下。因此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继续要求南非军队立即、无条件地撤出南部安哥拉。

南非正把纳米比亚领土作为侵略安哥拉领土的跳板。在被占领的纳米比亚北部可以看到南非的军事基地，武装匪徒和雇佣军在这里受到训练，然后派往我国领土，南非军队也从这里侵犯我国领土。

面对这些事实，并以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有关规定，特别是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呼吁友好国家，特别是古巴和苏联，给予援助，在此，我们对这些援助再次表示感谢。

但是，由于认识到南非局势的复杂性，并且为了打破南非及其盟军为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造成的僵局，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动提出进行全球谈判，此建议已载于1984年11月17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总统若泽·爱德华多·多泽桑托斯先生给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的信。

尽管安哥拉政府作出理解和良好意愿的姿态，纳米比亚独立计划仍然面临着南非及其盟军的顽固不化的态度。

最近，我国政府再一次本着合作和开明的态度，向有关各方提出一项全面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总的纲领，这项解决方案不仅考虑到在唯一真正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的纳米比亚人民根据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所享有的自决权和独立权，而且还考虑到该地区其他国家在和平与安全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这项协议将在安理会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主持下由安哥拉、古巴、南非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代表共同签订。另外，最近安哥拉政府和美国政府代表在卢旺达举行的会谈清楚地表明我国政府时刻准备并愿意寻求南部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的解决方案。是接受还是拒绝这束新的橄榄枝，完全取决于南非政权和美国政府。如果

它们坚持顽固的态度，历史将会对他们作出判决。南非政权及其同盟将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同古巴国际部队撤出安哥拉联系起来，这是胆小鬼的、站不住脚的借口，其目的就是为了阻止实现纳米比亚的独立，使南非得以继续把纳米比亚领土作为基地，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和南部非洲其他国家进行侵略和破坏，从而影响我们重建家园的努力。

自从联合国纳米比亚委员会成立以来，20年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种族隔离政权的顽固态度妨碍了该委员会执行其任务。该政权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得到某些西方国家的不断的支持和怂恿。因此，南非政权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问题需要国际社会采取有利措施确保恢复国际法律秩序。

在南非，我们目睹白人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的力量和被压迫、被剥削的黑人之间的十分激烈的对抗。但是，最近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白人少数政权中的一些人开始认识到只有采取对话与和谐的政策才能够防止发生后果不堪设想的流血事件。因此，一个南非白人代表团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团在塞内加尔举行了会谈。

这又一次证明，白人少数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承认非洲人国民大会在解决南非问题方面所起的作用。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赞扬这些南非公民的勇敢行为，他们敢于藐视种族隔离的镇压力量。我们认为，这种主动行动在南非打开了和平解决问题的道路，应该得到鼓励。

但是，尽管出现了这些积极措施，我们感到遗憾的是，目前南非内部局势仍然暗淡。种族主义政权继续使用镇压作为其反对南非爱国主义者的主要武器，最近对罢工矿工的野蛮镇压就证明了这点，这些矿工不过是要求得到公正的工资和获得公正社会地位的满足。令人震惊的南非局势构成藐视国际社会最恶劣的形势，国际社会应立即采取行动，消除威胁区域和国际和平与安全事态的根源。这就，必须要求彻底根除种族隔离和结束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

因此，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必须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全面和强制性制裁措施，对南非种族主义政府施加压力。

尽管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各种紧张局势温床的持续存在笼罩着国际局势，这是令人担忧的。

在非洲大陆上，西萨哈拉冲突仍然影响着该领土上人民的生活。我们认为，执行第十九届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的第AHG/104号决议将大大促进解决冲突。因此，我们呼吁有关各方继续进行通过联合国秘书长的协调而开始的对话。

关于乍得问题，我们希望，为了该国人民的福利和社会进行，那里的和平能够得以恢复。

以色列国继续在中东对阿拉伯人民推行其侵略扩张政策，这是使我们感到严重不安的又一问题。我们重申，巴勒斯坦人民在其英明的巴解组织领导下享有建立自己国家的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因此，我们支持召开有巴解组织参加的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国际会议；我们希望，这次会议能够采取适当措施，尽快实现此目标。

我们还赞成尊重黎巴嫩领土完整和主权，尊重维护其独立；我们反对对该国内部事务的外来干涉。

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战争也必然使我们感到担心，因为这场战争是在两个不结盟国家之间进行的，严重的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继续希望结束这场战争。我们还十分不安的注意到，东帝汶问题仍然处于僵局状况。我们敦促印度尼西亚和葡萄牙在联合国秘书长的调解下继续进行对话，以便找到能够考虑到毛巴拉人民利益和权利的公正持久解决办法。

朝鲜半岛的局势同样使我们感到震惊。我们欢迎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关于统一伟大的朝鲜家园的倡议，我们不能支持将双方分别接纳到联合国大家庭里来的作法。

我们十分满意的欢迎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民族和解政策的倡议，我们相信，这将促进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在拉丁美洲，我们欢迎五个中美洲国家首脑在他们上次会议上所取得的积极成果，这五个国家是：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我们希望，这些结果能够促进和平、减少对该地区国家内部事务的外来干涉。

我们谴责古巴所推行的恫吓、侵略、讹诈和经济封锁政策。我们还赞成立即停止对关塔那摩基地的占领。

我们重申，我们支持波多黎哥人民自决与独立的不可剥夺权利，这是符合大会第1514(XV)号决议和去年在津巴布韦哈拉里举行的第八届不结盟运动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会议上通过的宣言。

自上届大会以来，世界经济局势没有什么改善，经济和财政危机在所有发展中国家根深蒂固。日益增长的债务负担使这些国家不能实现他们的国家复苏计划，因此，成为不稳定和不安全的附加因素。

某些发达国家在响应国际社会呼吁方面缺少政治意愿，军备竞赛持续进行，某些地区出现政治不稳定，所有这些因素都进一步恶化了国际经济关系中现存的不平衡。

目前结构性危机也是世界经济体系错误形成的结果，下列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有些国家越来越富，大多数国家却越来越穷，并且面对发展不足的问题束手无策。

外债问题最清楚地表明了世界经济危机的范围和严重性。这不仅需要目前受影响最深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意愿和努力，而且特别需要发达国家的政治意愿和努力。

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继续赞成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是克服危机和恢复国际经济关系平衡的有效手段。

关于目前的财政和金融体系问题，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在改变结构方面尽快采取行动，确保发展中国家能够参与决策，从中获得最大益处。

发达国家严格遵守在此领域内已经生效的规则和规范也有助于避免局势和危机的恶化。

发达国家在同发展中国家贸易中所采取的歧视性措施的扩散、保护主义和其他限制性措施所产生的结果是，发展中国家产品获得的出口收入减少和可用于发展的资源和基金下降。但是，所有这些发达国家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不能妨碍发展中国家为改革自己的经济管理而采取措施，以协助那些愿意帮助发展中国家克服危机的富国们完成它们的使命。

我国已在这些方面采取了各种措施。在这个问题上，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再次强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批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第四次会议第93(IV)号决议所载的商品综合方案及其基金以便其尽快生效的重要性。因此，我们欢迎苏联加入该基金的决定。

在合作的问题上，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再次肯定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南南合作——所起的作用，这种合作是一种促进合理并有效利用其人类、物质、财政和技术支援的方法。在这一方面，南部非洲各国在南部非洲发展协调大会框架内所进行的合作已经在许多部门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这已经在上一届于卢萨卡召开的区域国家与政府首脑最高级会议上得到了承认。

但是，我们承认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明年12月将由非洲统一组织召开的关于非洲国家外债问题的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会议反映了我们这些国家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及其共同努力以处理非洲的经济局势的政治意愿。

在审查这些局势时，我们试图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来解释和平与发展的的问题并表示我们对全人类进步与幸福的希望。在这一方面，我们再次肯定我们致力于联合国的宗旨和多边主义，视其为寻求解决一个越来越相互依赖的世界的复杂问题的工具。

斗争在继续。胜利一定会来到。

阮颐年先生（越南）：主席先生，越南代表团向您兄弟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就您当选联大第四十二届会议主席表示热烈的祝贺。我们相信，凭着您的才华和经验，您将领导我们的审议工作取得丰硕成果，在联合国对当前世界的

需求作出反映的活动中留下新的进展的标志。借此机会，我国代表团希望通过您表达对兄弟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的最热烈的问候，他们在所有领域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日益提高了他们祖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使他们的国家在欧洲成为和平与和平共处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七十年以前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上的诞生，新的国际关系已经出现，同时出现了不同社会政治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客观需要。过去七十年的历史，特别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历史，就是为争取世界和平和和平共处而进行的艰巨、复杂的斗争的历史。在经历了冷战的暴风雨年代之后，在经历了近年来出现的恢复会将人类推向核毁灭边缘的冷战气氛的企图之后，各国从未象今天这样出现了要和平生活和和平共处的强烈愿望。

和平共处是我们时代的客观规律。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由于科学与技术革命的影响，各国面临着一大堆它们自己不能解决的紧急而重大的问题。在这样一个世界，为了实现不同社会政治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对话而不是对抗，合作而不是敌意，已成为我们时代的必要的潮流。

目前，我们正看到世界局势很有希望的朝着对话与和平共处的方向发展。戈尔巴乔夫总书记著名的倡议已强有力地推动了缓和紧张、阻止核战争危险和加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进程。最近苏美关于消除中程导弹和今年秋天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和里根总统举行第三次最高级会晤的协议是朝着减少核灭绝危险并提高国际政治气氛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昂纳克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之间的会晤标志着在下述努力方面所取得的新的进展：按照1986年斯德哥尔摩会议所肯定的1975年赫尔辛基文件的精神，在两个德国之间建立以对话、相互谅解和合作为基础的关系。

虽然出现了这些令人鼓舞的迹象，这些迹象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世界总的面貌，但仍然普遍存在着引起紧张的因素。那些寻求回到历史不能追回的去过的最好战的力量正加紧在地球与空间的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希望以此重新获得他们已失去的军事优势，因此，人类仍然面临着他们轻蔑的挑战。



面对着这样的危险、冒险阴谋和行为，每一个国家都必须不屈不挠地、坚定地采取行动，保卫和平并建立和平共处。

世界从未象最近几年这样成为广泛地促进世界和平群众运动的舞台。不结盟运动坚持其崇高的理想，已成为这一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核空时代的要求和出于对人类命运的责任感所提出的倡议从未象今天这样得到国际社会迅速而广泛的赞同和支持。我所指的是不结盟运动第八次最高级会议提出的哈拉雷呼吁：印度、瑞典、希腊、坦桑尼亚、墨西哥和阿根廷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的联合声明和关于无核及无暴力世界原则的新德里宣言。我想到的还有：1986年1月15日制订的旨在使人类在进入三千年之前消除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综合方案以及其后为实现上述方案所提出的倡议；四十一届大会提出的关于全面国际安全体系的倡议；戈尔巴乔夫总书记1986年6月28日提出的关于在亚洲及太平洋建立和平与安全体系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宣言；关于签署一个亚洲及太平洋国家之间不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的倡议以及在非洲、地中海、斯堪的纳维亚、南太平洋、东南亚以及朝鲜半岛建立无核区的建议。

和平力量通过作出不懈的努力已经对世界的对话与缓和气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目前的局势要求国际社会作出新的努力，以便巩固和进一步发展在实现世界和平的漫长道路上取得的成就。

和平是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反之，只要地球上依然存在着贫穷与落后，不稳定就难以避免。目前，世界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遇到了极其严重的困难。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正进一步扩大，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比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高1.2倍。发展中国家的外债现已超过一万亿美元。初级产品的价格已跌落到五十年来的最低点。收支平衡出现了严重的赤字。有几个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在我们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出现这样的崩溃将对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产生巨大的影响。鉴于这一局势，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优先考虑的问题，必须基于确保长期目标之上。即改革国际经济关系，以便逐步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经济安全体系，解决急迫的要求，例如迫在眉

睫的债务、货币与金融以及贸易问题。所有这些都需要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采取一致和坚定的行动。

对话与缓和的健康气氛已开始在世界各个地区取代了核灾难的令人可怕的前景。然而，与此同时，各国汇集力量以便通过对话共同解决每个国家面临的问题以及整个地区面临所作的努力遇到了障碍。那些惯于将世界各个地区看成是“自己的后院”和“重大地区”的势力，正在增加对自己代理人的援助并采取其他的行动，例如经济封锁、禁运和在政治上孤立，旨在破坏和抵抗各国人民为实现和捍卫自己独立而进行的斗争，这损害了世界各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在南部非洲，种族隔离政权在某些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保护下有恃无恐。苦苦地挣扎，依然坚持血腥镇压南非人民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下进行的斗争和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进行的斗争。与此同时，比勒陀利亚政权对邻国、特别是安哥拉和莫桑比克采取侵略与颠覆行径。国际社会现在比已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向南非、纳米比亚和前线国家的正义斗争提供最坚定和有利的支持，以便迅速根除种族隔离这一人类文明的污点。

在中美洲，西半球的第一个革命国家——古巴共和国已经经历了其凶恶敌人造成的困难和考验，在所有领域取得许多成就。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的革命依然在自己的国家屹立不倒，并日益强大。由于尼加拉瓜、孔塔多拉集团和利马集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在由五个中美洲国家举行的首脑会议上签订了有关在中美洲建立稳定与持久和平的协议，在该地区的和平进程中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这一协议是一重要文件，反映了该地区各国人民对和平的真诚愿望，反映了当今世界形势的总潮流。

由于以色列的侵略与扩张政策，中东依然充满紧张局势。我们谴责这些政策，积极支持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人民为实现自己基本的民族权利、恢复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所进行的正义斗争。为了尽早全面和公正地解决该地区的问题，必须毫不拖延地在所有有关各方、包括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平等参加的情况下，召开一次有关中东问题的国际会议。

持续数年的两伊战争给这两个国家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我们再次希望这两个不结盟运动成员国之间的这一战争能通过和平谈判尽早结束。我们支持国际社会为帮助这两个国家在尊重各国合法利益基础上，寻求公正的、有助于该地区及全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政治解决办法。一些势力正利用海湾地区的局势加强其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从而使该地区的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出现了爆炸性局势。这使我们感到关切。这种行动必须立即停止。

对阿富汗人民的不宣而战的战争遭到失败。阿富汗政府在推行民族和解、寻求政治方法解决阿富汗周围问题作出了不懈努力。因此，当地局势已经有了重大的发展。我们完全支持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为实现民族和解而在全国内举行公开对话所作的努力，支持以停止所有对阿富汗人民内政的干涉、尊重阿富汗的独立与主权基础之上、在政治解决阿富汗局势的构架内将苏联军队从阿富汗撤出的苏阿协议。我们谴责所有对这一事态发展采取的敌视行动。

越南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实现朝鲜的和平与主权统一而采取的建设性、公正与合理的行动，特别是削减现有的军队、在南北朝鲜之间举行高阶层的政治与军事谈判。

我们高度赞扬印度—斯里兰卡协议，欢迎印度对该地区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我们在此讲坛上再次重申，越南人民坚持支持波多黎各人民和其他为争取独立与自由而进行斗争的小领土人民，支持正为实现自决进行斗争的西撒哈拉人民，支持塞浦路斯人民为捍卫自己家园的独立、主权、统一与领土完整进行的斗争。我们支持为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以便寻求塞浦路斯问题政治解决办法所作的倡议。

我国人民深切地同情和支持在卡纳克社会主义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下的新喀里多尼亚人民为赢得独立和自由生活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最近在众所周知的情况下进行的公民投票阻碍了实现这一神圣的权利。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当全世界享有本世纪为期最长的和平的时候，东南亚却一直在进行一场最大规模、耗时最长以及最为凶残的战争；尽管这些战争现在已经结束了，但是，这个地区仍然没有实现和平与稳定。因此，对于该地区人民来说，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从他们的根本利益出发建立一个和平共处的环境，不再有对抗，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建立睦邻友好关系。

寻求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以及把东南亚变为和平、稳定和合作的区域构成了越南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越南和柬埔寨人民共和国以及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一道提出了许多善意的建议，目的是在柬埔寨人民独立、主权和民族和解的基础之上，公正合理地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从而确保这块有着灿烂吴哥文明的土地不再遭受波尔布特政权进行的恶梦般的种族大屠杀，从而在东南亚建立持久的和平与稳定。越南已经宣布将在1990年以前从柬埔寨撤出其所有部队，正如越南以前曾两次撤出部队那样。在此之前越南曾派出志愿部队帮助柬埔寨人民为赢得我们两国的独立和自由而进行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然而，我们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得到对我们的和平努力和善意作出的反应。

如果不把解决柬埔寨问题和解决东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大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只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这种解决将缺乏实质内容。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斗争历史表明这三个国家的和平与东南亚的和平与稳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印度支那四十年的战争进程中，曾经召开了结束战争的三次国际会议，也就是1954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1962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以及1973年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会议。然而，在每次会议之后，一场战争还没有结束，一场新的战争又开始了。因为这些会议只解决了一场战争，而没有制订

出一个在东南亚和平共处的方案。 如果要想确保该地区的持久和稳定的和平，那么解决柬埔寨问题就需要与解决东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其他问题联系在一起。

把一方的观点强加于另一方的愿望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现实的。到现在为止，关于柬埔寨问题和东南亚和平与稳定问题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态度和做法。 对一方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印度支那国家却坚持排除进行种族灭绝屠杀的波尔布特集团。 随着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日益稳定，三个印度支那国家已经宣布如果能达成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越南军队将在1990年全部撤出。 自从1982年以来，越南经过和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磋商，每年都撤出部分志愿部队，在今年年底以前，越南将首次在有外国观察家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另一次重要的部分撤军。 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政府公开阐明了自己的民族和解政策，也就是，它准备在排除罪恶的波尔布特及其亲密追随者的情况下，与高棉人其他派别及其领导人会晤，以便在确保不再让种族灭绝的灾难重演的基础之上，就民族和解问题进行讨论，从而和全体人民一道在和平与稳定的环境下保护和重新建设自己的国家。 这个基本的长远政策的目的在于团结所有柬埔寨人努力建设一个独立的、和平和不结盟的柬埔寨，从而使柬埔寨能和其他邻国发展友好关系，而另一方与此同时却坚持要求越南撤出其部队，接受八点建议，这个建议的实际目的是在“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的幌子下，恢复建立进行种族灭绝的波尔布特政权。 任何对一方有利，而对另一方有害的努力以及支持一方反对另一方的努力都只能阻碍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和解决东南亚的和平与稳定问题。

在这种形势下，一贯坚持寻求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和东南亚和平与稳定问题的三个印度支那国家和本地区其他一些国家为打破僵局进行了不倦的努力。 今年7月，分别代表印度支那国家的越南和代表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印度尼西亚就举行一次“鸡尾酒会”达成了一致意见，按照双方的谅解，这个鸡尾酒会将是柬埔寨的两派在平等、不带任何先决条件和不带任何政治标签的情况下进行的非正式会晤，在此之后，印度尼西亚将邀请其他有关国家，包括越南也参加进来。 它们还

一致同意尽早成立一个联合工作小组,以讨论柬埔寨问题和东南亚的和平与稳定问题。

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对上面提到的越南和印度尼西亚之间达成的协议表示赞成和支持。印度支那三国都认为在前面提到的“鸡尾酒会”上,所有各派的立场都应该作为讨论问题的基础。现在可以说,开始出现了一线希望的曙光。

越南和印度尼西亚达成的协议为在平等、尊重所有有关各方的利益和不带任何先决条件的基础之上,解决柬埔寨问题和东南亚和平与稳定的问题开拓了新的可能性。如果要想根据在新德里召开的第七届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通过而且又经在哈拉雷召开的不结盟运动第八届首脑会议重新肯定了关于东南亚问题的正确决议,以及根据世界和区域局势发展的总的趋势,找到一个公平合理地解决东南亚问题和柬埔寨问题的方案的话,举行“鸡尾酒会”是一个不应错过的良机。

这正是为什么这些协议这么快就受到舆论界广泛欢迎的原因。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宣布它愿意和对立团体谈判,西哈努克亲王9月18日关于召开柬埔寨对立派之间会议的声明不仅符合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民族和解的政策,也符合1987年7月29日越南和印度尼西亚达成的协议。

越南和其他印度支那国家将越南和印度尼西亚之间达成的协议看作是印度支那国家和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之间在寻求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寻求东南亚和平与稳定方面达成的协议。因此,不应该为了任何人的私利而对协议有不同的解释;相反,有关双方都有责任尊重并执行这些协议。不然,就不可能使人们相信任何以后的协议。遗憾的是,目前在这一地区内外有一些势力想降低这些协议的重要性,阻止它们的执行,阻止导致政治解决的对话,这是违背柬埔寨人民以及该地区其他国家人民的合法希望的。

我们要利用这机会,衷心地感谢那些帮助在东南亚促成有利于该地区对话的新局面的国家,组织和个人,我们呼吁这些国家,组织和个人尽最大努力推动实质性的对话,以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和东南亚和平与稳定的问题。

我们高度赞赏秘书长所作的大量努力，他亲自鼓励该地区的两个国家集团展开对话。我们希望，他将朝这一方向继续作出努力。

在寻求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以及东南亚和平与稳定方面，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友谊与合作的关系，终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越南人民珍视他们与中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两国人民曾经在各自争取国家独立，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努力中团结一致，相互支持。两国人民的期望以及两国的长远利益不是相互排斥的。出于恢复与中国正宗关系的愿望，越南曾再三表示愿意与中国在它选择的任何地方，任何时间，进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以便解决相互关系中实质性的问题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以利于两国人民，东南亚人民乃至亚洲和太平洋人民的和平、友谊与合作。

美国在确保东南亚和平与稳定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越南人民准备翻开新的历史篇章，推动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的发展。最近里根总统的特使约翰·维奇对越南的访问以及达成的谅解，创造了一种有助于解决越南和美国方面共同关切的人道主义问题的气氛。

在历史面前，当今人类负有不能旁贷的重大责任，即，如何在本世纪剩下的若干年内以及在二十一世纪开始的若干年内和平、友谊与合作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要完成这一崇高的使命，就非要真诚的对话与合作不可。让我们希望不仅本着这种精神解决国际和区域问题，包括东南亚问题，而且也本着这种精神从事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的工作。

阿塞维多·佩拉尔塔先生（萨尔瓦多）：首先，我要热烈地祝贺你，祝贺你获得应得的荣誉，被选举担任这一在大会工作最前沿的崇高职位。我们现在正在一种世界性的期待中举行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这种期待受到人类关切的最重要问题以及历史性动力的推动，这种动力影响到了世界某些地方，在那里，思想意识，政治和军事冲突已变得相当危险，甚至富有戏剧性。

和平是我们都关心的问题的关键。在这方面，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树立了一个最恰当的榜样，他寻求以和平手段解决真正困难冲突的不懈的献身精神值得我们赞赏和尊敬。这是我们表达的敬佩和感激之情。

和平是我们人类及每个国家命运的关键所在。的确，在这一历史阶段，不管从地理上讲这可以是多么的渺小，但现在我们再也不能够在整个人类及其每一个组成部分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了。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尤其是遇到更为局部的问题和争议时，个人和个国人民能够个自孤立地生活，尽管这不是一种理想的状况。但在今天，就不可能这样作了。我们现在甚至不能实际地谈论东西方冲突或南亚冲突。世界已变得如此密切相关，以至于约翰·多恩的话——当丧钟敲响时，钟声是为大家而鸣比已往具有更多的真理。然而，由于某种值得称道的原故，当丧钟及时敲响时，我们都有权分享正当的欢乐。

中美洲的丧钟已经为死亡，恐惧，不公正以及缺乏谅解敲了好多年，但我们现在听到了另一种钟声，它使我们坚信，假如我们本着适当的精神作出必要的努力，那么，我们就能获得和平，这种和平将意味着我们能够作为自由国家而生存。这就是我们的人民一直大声疾呼要求得到的，就是我们各国政府依据对真正参与的，多元的和团结的民主制度的信念正在努力以求得的。\*

8月7日，中美洲五个国家的总统采取一个果断，深思熟虑和具有远见的行动，签署了一项协定。这项协定不仅具有历史意义，因为协定深刻、有效地处理了十分严重的问题；而且代表着自1821年实现独立——当时也有同样重要的行动——以来第一次表达了团结一致的明确决心，这毫无疑问地是中美洲主义的新概念的胚胎。这不是空谈，而是实际的，因为我们希望这种新思想将使我们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未来得以牢不可破地巩固起来。

---

\* 副主席勒格瓦伊拉先生（博茨瓦纳）主持会议。



上面谈到的这一文件的题目反映了文件产生的精神——“在中美洲建立一个稳定、持久的和平程序”。这一被称为埃斯基普拉斯第2号文件的协定是一个争取和平的方案——一种稳定、持久的和平，一个真正的和平。杜阿尔特总统在制定这一文件的精神和范围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坚持要谈论和平、促进和平和为和平进行对话。中美洲各国和政府这一共同成就的伟大之处在于我们克服了进行战争的思想状态——这是外部意识形态势力强加于我们的精神状态——并且已经明确地看到了一种和平的思想，它包括尊重、安全和相互信任。

然而，我们并不天真。我们懂得民主的外部敌人在我们的道路上设下的巨大障碍和陷阱。然而，我们不能让他们的破坏和悲观的论调感染我们。我们真诚地想要和平，并每日每时在为此斗争，实现“埃斯基普拉斯2号文件”的规定，并在我国国内采取种种措施，使非正规的团体也能够参加民主生活并没有违反萨尔瓦多人民在充分自由和良好的政治生活气氛下为自己制定的宪章规定，包括尊严、保障和多元化。

和平即将实现。在萨尔瓦多，我们不得不抵御卑鄙的、有计划的、不可饶恕的侵略。起初，我国几乎在没有任何援助的情况下英勇地抵抗对我国领土的袭击，这一袭击曾经并继续威胁我国合法生活和我国人民经过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全国努力建立起来的遗产。世界逐渐地看到了我们斗争的民主性的根本性质。自1980年以来，我们经历了艰苦的历程，遇到了许多障碍，在这些斗争中，我国人民及其合法政府已经建立和巩固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使我们能够保证民主在我国的土壤上深深扎根。

正是因为如此，在萨尔瓦多进行颠覆活动已经失去了其历史的理由。6月1日，我国政府完成了一项广泛的工作，杜阿尔特总统在年度讲话中告诉全国，已经为巩固保障所必须的气氛最后明确的建立了法律基础，这无疑将有利于反叛者参加一个公正、真正民主的社会和法律体制。这一体制由法律组成，他们将巩固法制和法律的正当程序，而不接受任何借口、拒绝或挑衅。

紧急状态已经不存在。已经有了一个司法结构，不久还将实行大赦，满足所有人自由的愿望。农业改革已经开始。已经有了可靠、安全的选举登记程序。计划在1988年举行选举，巩固这一制度。最重要的是我国人民和政府决心忠实地实现自己的目标。

由于上述原因，由于只有通过国内改革我们才能实现和平与民主的条件，我们已经保证尊重“埃斯基普拉斯第2号文件”规定的一切义务。由于这一原因，反判者也必须不可挽回地接受“埃斯基普拉斯计划”，一劳永逸地重新返回民主政治和平民的生活。

自从1811年11月6日新萨尔瓦多城第一次发出了中美洲渴望解放的呼声以来，萨尔瓦多人民一直是争取自由的先锋。同时，我们也是团结的先锋。现在，历史再一次在比过去艰巨几千倍的情况下让我们担负了捍卫自由先锋的作用。我们以负责的精神接受这一挑战。我们为完成这一任务负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我们深信我们的努力不仅将为我们本国人民，同样将为这一地区的其他人民带来成果，我们同这一地区其他国家的人民是密切相连的。

在国内和国际上，我国政府不得不在多条战线上同时作战。我国政府在何塞·纳波莱昂·杜尔瓦特总统领导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历史性努力，实现了一系列措施与成就，包括人权得到尊重，让和平法律程序以内的各种力量都享有政治表达的充分自由，执行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方案，以利于社会上贫穷的多数，促进新的公民意识，使公民提出要求并保持警惕，同时也要帮助别人，具有团结的精神；不断发展我国的民主制度，有序地消除已经深入国家机构和我国社会制度各部门的专制主义的种种残余。

充分的人权和言论自由是杜尔瓦特总统特别关注的问题。改善和加强一切保障人权的政策，反应了萨尔瓦多的倾向与决心，因为，我们认为享有和尊重人权是萨尔瓦多民族的基础。

要全体人民共同参加的这场巨大努力使我们直接地面临了最严重、最紧迫的挑战——即建设和平，并在民主这一唯一的基础上建设和平，因为民主是和平的关键，这一点是如此的明确和不容争辩的真理，它不能讨价还价、遭受贬低或歪曲。

杜阿尔特总统呼吁，下个星期天，也就是10月4日在萨尔瓦多的阿波斯托里克·蒙西阿彻与各叛乱集团为和平而举行对话。该对话是根据埃斯基普拉斯Ⅱ进行的，也是萨尔瓦多人民所热切希望的，并得到世界上所有自由人民的支持。该对话是在一个活跃、严肃、坚实和朝气蓬勃的民主制度框架之内进行的。这一框架能够兼收并蓄各种思想倾向，包括十分极端的思想倾向，其条件是只要他们遵守法治，遵守任何真正的社会共处进程的普遍规则。

萨尔瓦多政府以坦诚相见。杜阿尔特总统怀着坚定的信念和谨慎的精神作为埃斯基普拉斯Ⅱ的主要设计师之一，签署了该文件。杜阿尔特总统将与反叛分子进行会谈，反叛分子已明确表示接受该文件的内容与范围。目前同这些叛乱集团对话的内容非常明了。对话的内容将是讨论和平，而不是战争。他们将巩固民主进程，而不是破坏它。这便是中美洲各国总统所签署的文件的精神与内容。而各国总统签署这一文件时正是怀着这种希望，并持这种现实的态度。杜阿尔特总统及其政府的目的也正是如此，这个目的完全符合萨尔瓦多人民的希望。

和平在望。考虑到整个全局，并为了确保实现埃斯基普拉斯Ⅱ的各项规定，我国自一开始便力求以可核查、可接受的方式，通过多边努力，通盘、同时地解决我们地区的各种问题。

这一做法应是全面的，因为要取得稳定和有效的协定的话，不仅需要考虑到该冲突的复杂根源，同时也考虑到该冲突目前的错综复杂问题。某些问题过去可能主要是国内性的问题，但现在已有了国际影响，因而也就无法再坚持其原先的国内特性。

要使该文件全面地对待问题具有效果，就必须同时实施各项协议，因为有关问题相互联系，并具有全球性，即便不规定最后期限，也一定要根据缔约各国政府所

规定的 timetable 来执行这些协议，或鉴于所实行的措施的性质，采取基本、统一的步调。

这些协议一定要是多边性的，因为中美洲各国政府无一例外地致力于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并本着负责和真诚的精神来实施这些承诺。

这些协议一定要是可核查的，因为埃斯基波拉斯 II 是相互信任的一个历史性协定。有关各方真诚地通过了这一协定，开始了一个进程。该进程就是要以和平与和谐的方式消除所有不信任、怀疑和侵略的种种结构与机制。这些结构和机制是我们地区战争病态精神的不幸产物。

这些协议一定要能够被普遍接受，因为拉丁美洲精神贯穿该文件并包含在孔塔多拉进程中，即五国明确坚定地致力于呼吁自治并分享共同的命运。这意味着国际社会，尤其是拉丁美洲应该尊重并接受埃斯基波拉斯 II，将其视为一个和谐、独特的整体。这也就意味着各方应无条件地否定暴力；意味着叛乱集团名誉扫地，是不可接受的，只能求助于大赦和放下武器；意味着承认民主制度是在该地区取得合法权力的唯一道路，只有通过民主制度某些直接或间接参与这一和平计划的国家才能采取其他一些行动。

我愿表示，我国政府赞赏拉丁美洲和世界各国政府所表示的支持。我们认为这种支持符合上述拉丁美洲精神。

然而，我们最近却很遗憾地听到一个不同的声音，这个声音违背我们的努力。在这里我指的是古巴所发表的言论。古巴发表的一系列评论似乎与它表示支持埃斯基波拉斯 II 的言论相反，特别是与我国政府为结束已无理由再存在的武装冲突所作的努力背道而驰。萨尔瓦多政府和人民崇拜波利瓦尔、马蒂和华雷斯，并正在其国内为实现自由与尊严而斗争，古巴支持萨尔瓦多政府和人民明确而不容非议的共同努力吗？古巴是否仍然将违反埃斯基波拉斯 II 的精神与文字，继续无条件地支持仍然在萨尔瓦多国内活动的非人道的恐怖主义分子和反叛分子？恐怖分子与反叛分子的犯罪行为理应受到谴责。他们埋设地雷，猖狂进行破坏，使长期受难的萨尔瓦多人民流血受苦。

我们呼吁古巴尊重该和平协定中所表示的主权意识，开诚布公地、无条件地、真诚全面接受这一主权意愿。我们呼吁古巴停止输出革命，不要向萨尔瓦多的叛乱分子提供后勤和物质资源。

中美洲各国人民呼吁国际社会出力，以真正确保一个坚实、持久的和平。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应对此作出应有的充分反应。不容否认各种社会危机是我们冲突的组成部分，假如没有上述的支援和物质支持来克服这些社会危机的话，就不可能实现我们社会所希望的永久自由与民主的生活的崇高理想。

我们是现实的。我们知道，要根除危机的主要原因就必须摆脱边缘化和不发展，因为即使我们在上帝的保佑下能够在明天取得和平，再过一天也会产生新的、严重的不安定因素。造成区域不稳定的原因并非是没有和平或自由，目前困扰我们各国人民的饥饿和赤贫才是造成不稳定的根本原因。

因而，我们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帮助我们，以便实现埃斯基波拉斯 II 文件。该文件要求签字的各国政府遵循以下各种义务：

“9. 中美洲各国应通过各项协议，以加速发展并实现没有贫困的、更加平等的社会。”

“要加强民主也就意味着需要建立一个经济和社会状况良好，而又有正义的制度。为了取得这些目标，中美洲各国政府应该联合监督国际社会所提供的大量经济援助。”

和平在望。

如同世界各国所了解的一样，中美洲所面临的爆炸性局势并不是偶然事件，一个利用我们弱点、缺点和历史错误的全面国际颠覆计划已开始。但是，这一计划没有考虑到促使在危机中取得积极进展的两个主要因素：其一，是世界各地简朴、坚强并具有古老智慧的人民决心要享受自由所带来的机会和好处而不是诡辩和伪装。其二是国际社会对争取民主和法制解决方法的支持可使渴望进步和公正的社区进行平等社会发展。

教训是残酷和惨痛的，但是我们的希望仍然没有改变：希望能接受时间的考验。我们中美洲人民十分清楚：尽管我们存在着众多微细的分歧，但我们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团结一致的。

我们是忠诚、有经验的和平主义者，也是本着这一感情和理想，萨尔瓦多的外交政策不断为加强各个领域的地区和世界和平做出贡献。这一政策遵守国家之间睦邻关系的原则和准则。

作为指导和确定我国外交政策的具体例证，我可以高兴地指出我国与洪都拉斯和平解决边境冲突所取得的显著进展。两国本着和解的精神已经把冲突事件提交国际法院处理。我们不但要遵照国际法院的判决，并且也要遵守1980年和平条约关于划定边界的技术性工作的条件来解决此次冲突事件。就法院的判决而言，我国政府重申坚决地服从法院的决定。这就表明我们对和平的承诺，这一明显事例，也使我们希望中美洲兄弟国家关系即将遵循同样的路线发展。

萨尔瓦多，同大多数在座的国家一样，对众多的国际事件找不到和平出路，甚至变得越来越糟的事实而感到困忧和担忧。但是，我必须承认我们是有信心和希望的，坚信现存国际冲突是能够在创造和平所必要的和有助于政治谅解的条件下，通过真诚对话，给予解决。

萨尔瓦多了解当前的问题和冲突必须要在政治意志、宽恕、智慧和尊重凌驾一切的前提下才能得以解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实现真正国际公正、保证人类福利和生存取得牢固的进步。

在这方面，我们欢迎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在调停方面所作的努力。我们完全支持有关解决两伊冲突所作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向冲突双方呼吁尊重安理会决议，象我们中美洲国家一样，在讲道理的气氛中，达成互利的协议。

萨尔瓦多尊重并完全遵守国际法准则，认为朝鲜问题必须通过恢复南北朝鲜对话和谈判的和平途径来予以解决。

和平在望。

众所周知，萨尔瓦多是一个竭尽全力从事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区域和平事业的<sup>1</sup>国家。如果有人认为在这篇讲话里“和平”这个字眼提的太多的话，那是因为，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崇高理想，也是在恶劣情况下，支持和鼓舞我们的精神力量。我们是一个贫穷、长期受煎熬的小国。但是，它今天却处在现代历史的焦点上。我们从一个无名小卒变成当代最伟大斗争中的主导角色。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勇敢地、自信地接受它。

11月5日对整个中美洲来说是一个重要、多重意义的纪念日：在埃斯基普拉斯第二次协议签订90天后，五项基本和平承诺将在五个国家同时生效。1811年11月5日，在圣萨尔瓦多的慈恩大教堂听到了中美洲独立的第一声呐喊。

由于这一伟大日子同独立、和平主义、自由、国家联系的巧合，促使我邀请执行委员会的同事外交部长在这一天前来圣萨尔瓦多，按照会议日程，共同亲自向世界宣告这些期待已久的协定已经开始生效。如果这一事件发生，我们将可在11月7日向我们的美洲国家组织报告这一区域创举获得了成功。

我敢肯定，在自由和民主处于危机之中的情况下，我们现在和将来都再也不会逃避这一巨大的挑战。我是代表着全体萨尔瓦多人民向大会讲话的。我们希望大会通过一项决议，明确支持第二次埃斯基普拉斯协议。萨尔瓦多将继续抱着善意和希望的态度，争取自由和协调一致。

我们已取得进步，和平即将来临，我们要全力地、坚持不懈地执行第二次埃斯基普拉斯会议的全部协议，并且希望其他尊重自己的诺言和尊严的国家也将这样做。

我们希望我们微薄的贡献能有助于建立一个人人向往的自由、公正、和人性的世界，为了人类，使其早日变成现实。

卡费先生（科摩罗）：首先，我谨代表我国代表团诚挚地祝贺彼得·弗洛林先生当选为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主席。他作为外交官的才干、他在联合国里的丰富经验以及在他的国家里所担任的重要职务是我们工作能够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现在大会必须再一次讨论威胁我们地球平衡的各种严重问题。我祝愿他能够非常顺利地完成他的艰巨任务。

我也要祝贺他的前任一个兄弟的穆斯林国家、孟加拉国的外长胡马云·拉希德·乔杜里先生以他的奉献精神、权威和能力促使上届会议的工作能够平静和积极地进行。

我还要借此机会再一次高度赞扬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为促进世界和平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我也要同大家一道祝贺最近刚被提名为主管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约瑟夫·里德先生。我国代表团深信，这位杰出外交官所具有的才干将使他成为秘书长新的班子中的一名有力的成员。

在联合国创立四十周年的历史性纪念活动的两年之后，我们必须指出，尽管当时听到了惊讶的呼声，尽管我们渴望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但是，国际和平与安全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面临更大的威胁。实际上，鉴于持续的冲突和零星的战争随时都有可能变成一场大灾难，世界各国人民从来都没有这么痛苦地意识到他们的生存每天都面临着威胁。

鉴于人类面临许多挑战，我们对联合国面临重重困难表示关切。必须采取紧迫的措施，以保证《联合国宪章》的神圣原则能够得以尊重和执行。联合国是一个象征着公正、平等与和平的世界性组织。联合国是一个道义上的堡垒，经常使我们的世界能够逃脱最严重的灾难。因此，我们必须理解联合国必须继续发挥主要的决定性作用。恢复联合国的信誉的时刻已经到了，因为亿万人民把希望寄托予联合国。然而，为了确保国际社会能够继续有效地承担自己的重大责任，必须在国际关系中树立一种以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为基础的新思想。

如同目前在国际关系中所出现的黯淡的政治局势那样，相当贫困的经济局面也



是人们深为关注的。本届会议是在七月份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七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两个月之后召开的。贸发会议所取得的相当积极的成果表明，尽管并不是所有问题都得到了解决——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点——但是北方发达国家在此之前所采取的立场已经有了某种转变。

毫无疑问，北方开始的复苏已经成为南方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大问题，而且证明富国为解决结构性问题所采取的片面、单方面的解决办法是不充分的。危机依然存在，我国是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我们日益感到这方面的破坏性影响。这些影响包括：国际经济体系的瓦解、债务负担不断加重、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的偿还能力、原料价格急剧下降、最不发达国家本来就十分严重的灾难局势进一步恶化、以及其他方面的影响。

由于我国是一个岛国，由于我们的领土受到限制、其中一部分仍然在外国占领之下，由于我们缺乏矿物资源，在共和国总统艾哈迈德·阿卜杜拉·阿卜杜拉曼先生英明领导下的喀摩罗政府在我们独立之后就开始了发展进程，但是这一进程仍然面临主要的障碍。我们特别注意到下列几个方面：在我们出口收入90%以上的商品的价格已经下降，在不到三年之内我们偿还债务的总额已经增加了2.5倍，我们的债权国顽固坚持贷款的不利条件，出口收入实际下降，以及我们的某些伙伴国家没有能够履行它们在1984年7月在我们首都莫罗尼举行的第一次捐款国圆桌会议上所作出的帮助我国的承诺。

尽管这么多不利因素，但是我国政府继续大力支持提高和改善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样，从1979年开始，就执行了一项具体涉及到生产部门的改革方案。除了这些努力之外，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善对国营部门和半国营部门的资助，这样使我们能够更好地通过促进私人的主动行动和大有效益的努力来合理安排国家活动和实现增长。到1983年，这项经济复苏政策已经在某些方面改善了许多情况。

实际上，由于这一方案的种种效果，我们经济的总增长率在整个时期内达到了每年6%，人均实际收入每年增长了1.7%。但尽管这样，这些努力被抵消了，因为国际条件继续恶化，尤其是商品价格剧烈下降，贷款市场上使用的主要货币利率过份提高，使得偿债负担日益加重。

我国政府坚定地坚持大胆的冒险精神，决心继续对欠发达作斗争。然而，如果国际社会不持续增加援助，那么我国就不可能实现这些目标。出于这一理由，我在这一讲坛上呼吁所有善良的人们，根据本组织的有关决议向我们提供宝贵的援助，以此表示对我们的积极声援。

鉴于我们各国面临的问题的复杂性，区域和次区域集团的组成是一个减轻各国困难的办法之一。这是我国面临的一个现实，也是其外交政策的优先项目之一。因此，我国政府承诺促进区域和次区域的合作。科摩罗是优惠贸易区的缔造国之一，该贸易区包括东非、南部非洲和印度洋地区的国家。但是，使我们各国人民对建立一个共同的次区域市场真正感到有希望的是印度洋委员会的成立。该委员会于1984年成立，包括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塞舌尔、留尼汪岛和科摩罗。

我国有幸成为印度洋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的目的是为该地区的居民创造一个新的经济环境，以取得我们次区域的和睦、统一和长期发展。但由于资源有限，因此尽管我们具有坚强的决心，如果没有大量的援助，印度洋委员会依然无法成为我们经济增长的不可缺少的工具。

除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提供的慷慨和宝贵的援助之外，我们次区域的合作还没有获得其他任何方面的援助和支持。因此，作为印度洋委员会现任主席，我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援助，积极地资助我们方案中的项目。

请允许我简单地谈谈国际政治局势。在中东，以色列继续对阿拉伯人民进行侵略。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继续拒绝接受巴勒斯坦人民作为一个国家的现实，继续侵犯他们的不可剥夺权利。在其盟友的援助下，以色列正在推行咄咄逼人的扩张

主义政策，它对截至目前提出的所有和平解决办法一概拒绝。

只要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权利得不到承认、确保和有效地行使，那么中东就不可能有持续、真正的和平，我们一直支持这一观点并加以肯定。因此，科摩罗伊斯兰共和国支持召开一次中东问题国际和平大会的设想，让有关方面都来参加，自然也包括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真正和合法的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黎巴嫩的局势依然充满着暴力和苦难，现在又出现了饥荒，这是阿以冲突的自然结果，而且由于犹太复国主义占领部队的持续存在，局势进一步恶化。

在伊朗和伊拉克自相残杀的战争中，致命的敌对行动持续了七年，没有胜负可言，使得两国蒙受重大创伤，冲突的危险进一步加剧，而且成了国际性的危险，这就要求国际社会提高警惕。因此，我们对本组织、尤其是秘书长进行的努力表示欢迎。科摩罗伊斯兰联邦共和国支持安全理事会第598(1987)号决议。该决议呼吁交战双方、特别是伊朗立即停火，明确遵守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接受目前为止为结束敌对行动和这场荒唐、无意义的战争而进行的努力。

尽管阿富汗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阿富汗仍然遭受着一个外国强加给它的不宣而战所带来的屠杀和灾难。我们一直在密切注意着秘书长特别代表主持下进行的斡旋努力，我们对这场战争的继续深感不安，因为它已经给该国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我国毫无保留地支持该国兄弟人民的英勇斗争，并呼吁外国部队根据本组织有关决议立即撤出。

关于柬埔寨问题，尽管大会通过了呼吁外国立即和无条件撤出的决议，该国继续遭受外国军事占领。苦难的柬埔寨人民有权在完全自由、不受任何外来限制的条件下、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选择政府。

朝鲜半岛的局势依然处于僵局。尽管北方和南方的两个国家都表示愿意达成协议，但尚未朝和平统一国家方面采取决定性的步骤。我们敦促双方继续努力，以寻找出公正和永久的办法，解决这一问题，因为一个统一的朝鲜将是该地区和平

与稳定的保证。我们再次重申接纳两个朝鲜加入本组织的设想，因为这有助于促进迅速解决这一问题。

在南部非洲，尽管国际社会一再加以谴责，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保持着不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该地区依然是发生严重事件的舞台，导致了爆炸性的局势，危及到该地区国家的政治稳定。我们强烈谴责不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真诚地呼吁废除这一政策，因为这是有助于恢复该国人民的和平、以及我们大陆该地区的稳定的唯一条件。

我们遗憾地注意到，尽管本组织通过了有关决议，纳米比亚依然尚未恢复独立。科摩罗政府忠于和平与自由的原则，相信应该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因为这足以使得该问题获得和平与谈判解决。

乍得和利比亚边界的局势需要我们特别予以注意。我们对乍得和利比亚达成的停火表示欢迎——尽管它十分脆弱；与此同时，我国对这两个非洲国家——它们也是非洲统一组织的成员和伊斯兰会议组织的成员——之间的争端深表不安。

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非洲统一组织宪章》的原则，任何争端应该通过对话和谈判获得解决。

因此，我们庄严地呼吁有关双方开始对话，达成相互谅解和建立睦邻关系，以解决冲突。这与他们两国人民的利益、以及非洲的尊严和我们泛非组织的团结利害忧关。

现在谈谈西撒哈拉问题，我国重申全力支持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第十八、十九届首脑会议通过的决议。我们深信，这个问题的持久性解决要求就有关人民的自决问题举行公民投票，在这一方面，我们支持有关方面在联合国秘书长和非统组织现任主席的指导下利用自己的一切和平手段表示实现这一目标的明智和诚意。

像所有其他印度洋沿岸国一样，我国对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不断加强感到关注，阿拉伯波斯海湾的爆炸性局势使这一情况更加严重。本着在该地区建立和平与安全的愿望，我国一直在争取根据大会第2823(XXVI)号决议所载的宣言在印度洋地区建立和平区，一个非军事化、非核化区。

在结束对国际局势的简短的回顾之前，请允许我再次谈谈联合国熟悉的一个问题，一个引起我国严重关注的问题。我当然指出是马约特科摩罗岛问题。

大会知道，这个问题是由不公正造成的，它是对国际公法的公然违反，并在所有国际和区域性组织的议程上拥有持久的地位。

不幸的是，没有找到任何公正、持久的解决方法，今年将再次就这一问题进行专门讨论，这将使我们有更加详细地讨论这一问题。

眼下，我只想在这个庄严的大会面前说，自从第四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以来，由于缺乏能够提供新的推动力的因素，在这一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然而，自从非洲统一组织代表团与法国总理雅克·希拉克先生于1986年6月会晤以来，并在希拉克总理发表了令人鼓舞的讲话之后，大家都觉得，一些积极的东西最终将出现。

最后，我要回顾，即那次会晤和随后在艾哈迈德·阿卜杜拉·阿卜杜拉曼总统和最高法国当局之间进行的会晤之后，法国政府决定从法国议会撤回在马约特举行公民投票的法律草案。

本着同样的精神，法国总理在1986年10月对科摩罗进行了简短的访问。但是，尽管采取了所有这些主动行动，那里的目前局势使人们大失所望。然而，我国政府深信其行动方向是正确的，它没有放弃在国际论坛和双边范围内继续坚持最正当的权力的努力。

每当在国际社会讨论这一问题时，这一不公正总是遭到一致谴责。人们总是说，马约特是科摩罗伊斯兰联邦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要在这个讲台上再次重申，科摩罗人民和政府因为享有权利并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支持，决心战斗到底，直至他们的正义事业赢得胜利。

因此，我们紧迫地、庄严地呼吁，法国政府在我们两国之间现存的友好关系的范围内采取决定性步骤，从而最终解决这一令人担忧的问题。

最后，我要重申，我国政府坚定不移地致力于联合国制度和它所体现的理想和崇高目标。

主席：一些代表要求有行使答辩权。请允许我提醒各位成员，根据大会决定 34/401，第一次行使答辩权发言限于10分钟，第二次发言限于5分钟，代表应在其座位上发言。

希斯·特纳斯先生（智利）：玻利维亚外交部长对他的政府和我国政府之间进行的谈判作了根本不符合事实的发言。此外，玻利维亚外交部长按照他惯常的作法——我国代表团不会学他的样子——对智利当局信口雌黄，我们对此坚决予以拒绝。

他用不恰当的语言作出了某些与事实和历史不符的判断。此外，这些言论只会使大会对我国向玻利维亚国家和其进入太平洋提供的极其重要的合作发生误解。

我们现在要说，不像玻利维亚外交部长刚才就智利在一场野蛮的侵略战争中夺走玻利维亚海岸线这样一个事实所说的话，我们要再次说，100多年前发生的这场战争的动机与不幸地在美洲导致许多类似的冲突的动机是一样的。这是由于这些获得独立的国家之间的边界不明确所造成的。那场战争是由于缺乏精确性而造成的。

两国都试图捍卫他们认为属于自己的领土。在经过几十年的谈判之后，缔结了两项条约，但均遭到玻利维亚的无视。

今天，玻利维亚对智利领土不享有任何权利在冲突结束20多年之后，两国于1904年签订的一项条约永远地确定了两国边界。条约曾得到公众舆论和玻利维亚议会的支持。玻利维亚人一再再而三地坚决拒绝这一和平条约。玻利维亚外交部长今天的发言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在划定我们边界的1904年条约中，智利为玻利维亚的利益承担了沉重的义务：为玻利维亚建造铁路并用现金支付，并承认玻利维亚享有穿过其领土和进入太平洋海港的广泛的通行权。接着，进一步的条约和协定对这一安排作了改进。

智利在玻利维亚自由通行条款中包括了在智利领土上设一条管道（这条管道的操作由玻利维亚负责），和在智利港口建造仓库和海关。事实表明，智利在玻利维亚建造的铁路和提供的财政援助、自由通行制度和其不断的改进，所有这些都使玻利维亚能够有效地进入太平洋。

玻利维亚是一个内陆国家，但它与世界上其他内陆国家相比有一个理想的制度。

尽管存在上述事实及根据1904年和平条约明确确定的我国的法律情况，智利仍愿意通过双边谈判满足玻利维亚的要求，以使它拥有通向太平洋的主权通道。

在最近几年中，关于这一问题举行了两轮会谈。1975年，我们向玻利维亚建议它可以拥有一条往阿里卡城以北的走廊通向太平洋的主权通路。智利的建议主要是一种领土交换。玻利维亚接受了智利的建议、具体地说就是领土交换。后来，玻利维亚政府撤回了其接受的做法，特别是在交换领土的问题上，而智利认为后者是基本的条件。

当玻利维亚于1978年3月决定断绝与智利的外交关系时，它不仅破坏了谈判，而且永远中断了这种谈判。

1986年2月，玻利维亚总统维克托·帕斯·埃斯登索罗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与智利的关系时说：

“我认为我们需要对这问题采取一种新的解决办法。”

这一立场促成进行一轮新的讨论，从而导致玻利维亚提出了新的建议，但是这一建议不能被称作是新的解决办法。建议尽管与1976年所审议的事情有关，但确没有涉及领土交换问题。它提出了一种没有具体详细的说明的模糊和空洞的补偿办法。这违背智利的要求。公众舆论与智利当局都不准备接受这种建议。

智利政府根据其合法的权利告诉玻利维亚，它反对这一建议。行使其权利和执行一切政府保护其人民利益的责任的做法不能成为玻利维亚部长作出这样反应的理由。这一对智利领土完整和智利人民自决权产生不利影响的玻利维亚建议，它的提出，就应得到智利政府的接受的想法，是不可能得到合理和严肃的支持的，因而只能立即予以拒绝。

智利不会使用玻利维亚外交部长恶语中伤的语言。这不是在国家间建立合作

的恰当方法。

蒂尔克门先生（土耳其）：希腊外交部长在发言中用了很大篇幅来谈塞浦路斯问题。使我们吃惊的不是希腊政府对该问题的重视，而是它的消极态度和刻薄的口吻。这与我国外长的发言形成鲜明的对比——我国外长以十分克制的口气谈论该问题——以致于希腊外长无法提到我国外长的发言，而仅仅一味泛泛地攻击土耳其的一般政策。

歪曲历史是不对的，而歪曲自己负有重大责任的历史就更加不对了。这正是希腊外长的所做所为。实际上，塞浦路斯的悲剧问题的根源在于希腊政府奉行的试图使其主权扩大到整个岛屿的政策。这一野心甚至使希腊在1974年在塞浦路斯对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发动了一场政变，希腊当时承认主教是塞浦路斯的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死里逃生，逃离了该岛。他来到联合国。他在安理会上发了言，他说塞浦路斯正面临着希腊的侵略。今天，当希腊外交部长提到13年前土耳其的干预时，却巧妙地忘记了正是希腊的侵略迫使土耳其根据《保证条约》进行干预的——希腊也是该条约的一个签署国。我要提醒希腊外交部长，他的政府仍然继续使希腊处于塞浦路斯保证国的地位。

希腊外交部长说，希族塞浦路斯人在土耳其干预之后成为其国家内的难民。但他缄口不谈塞浦路斯土耳其人自1963年希族塞浦路斯人强行取消宪法和开始屠杀该岛土耳其人时就已经成为其国家的难民。部长似乎不记得岛上发生了交换人口的事，和希族塞浦路斯人接受了一个前题条件，即在任何解决办法中，塞浦路斯土耳其人将继续生活在北方，而希腊人则生活在南方。

在谈到土耳其军事力量在塞浦路斯的存在时，希腊外交部长当然不提在某一时期内，该岛住有20,000希腊部队以支持针对土族社区的压迫政策。希腊部队在该岛的存在与土耳其部队的存在之间的差别是，我们的部队在那里只是保护土族塞人，而不是压迫希族塞人。这可能是希腊外长难以理解的一种使命。



希腊外长发言中特别令人吃惊的是，他指责土耳其有计划地避免讨论与塞浦路斯问题有关的问题。但秘书长在完成他斡旋任务中所提出的建议怎么样呢？希腊外长当然应该知道，土族塞人一方接受了这些建议，该建议包含了塞浦路斯问题一切方面，包括非塞浦路斯部队从该岛撤出的纲领性协议草案。土族塞人唯一不接受的是把对撤出非塞部队问题与其他问题分开来讨论的做法，因为这些问题是一个整体。为什么？因为他们要生存。就是如此简单。如果土族塞浦路斯人不考虑到有一天在毫无保障的条件下再次遭到希腊强大力量的摆布，人们就不能指责他们。

当我读到希腊外交部长的发言时，我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发言指责土耳其政想要

“诱使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接受一个仅有利于土耳其利益的立宪制度……”

(同上, 第18页)

这种立宪制度是什么？它就是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的纲领性协议草案中所规定的立宪制度的要点。因此，这一指责不是针对土耳其政府；而是针对联合国秘书长本人。

希腊外交部长还说：

“安卡拉的立场是非常具有挑衅性的，它认为在本届会议上讨论严重的塞浦路斯问题是一种不妥协的表现”。(同上, 第18页)

我们没讲过任何这类的话，我们只是说在大会中进行的辩论是消极的，因为它将妨碍实施秘书长的建议。如果他们想不惜任何代价去进行辩论，就让他们去辩论好了。希腊外交部长的发言再好不过地证明了此类辩论只能是破坏性的。

江裕朗先生（民主柬埔寨）：9年来，大会对侵略我国的越南的扩张主义越来越熟悉。越南代表在今天的发言中恰恰证实了，河内当局为了通过印支联盟实现它在柬埔寨和东南亚的扩张主义野心，将会不顾一切地甚至采取最为奸诈的手段。

今天大会已经确认，越南没有丝毫诚意按照大会已经通过的八个决议，就柬埔寨问题实行政治解决，并无条件地撤出它的军队。

1979年以来越南开展的许多外交活动无法证明有理由继续占领柬埔寨。它们只不过暴露了在金边建立的傀儡政府的面目。

9月21日，新加坡外交部长在大会上的发言中，以他习见的才智，雄辩有力地说明了越南的各种活动。对这个问题，我便不再重复。

我国代表团对许多代表的发言表示极大的欣赏，他们提醒越南必须立即结束对柬埔寨的占领，使柬埔寨人民和越南人民能够再次和平相处，从而保证我们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越南代表拒绝注意民主柬埔寨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昨天给大会的重要信件，这就不仅仅使人感到遗憾了。他的拒绝态度表明了越南对大会的蔑视，和越南不愿意接受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和平的、政治性的解决办法。

我希望引用信中的下列段落提请越南代表注意：

“要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河内领导人就必须诚恳地接受现实。他们无法回避众所周知的事实，柬埔寨问题不是内战问题，而是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违反不结盟运动和国际法原则，对联合国内的一个独立主权会员国柬埔寨入侵和占领所造成的后果。这场入侵和占领的继续对东南亚和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构成主要威胁。……”

“……只要越南领导人拒绝同那些他们所反对的人们的代表进行谈判，就不会有任何政治解决。他们的谈判建议不过是为他们永远赖在柬埔寨而转移人们视线的花招。为了表明我们的诚意和迅速实现政治解决的愿望，我们甚至在开始谈判之前，就作出所有必要的让步，使我们的敌人在不丢脸面的情况下撤出，这是符合所有人利益的：我们的利益，他们的利益，该地区的利益和整个世界的利益。”

“第一，我们建议，越南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和在联合国监督下，分两阶段撤出其部队。第二，即使在越南部队完全撤出之前，我们建议，越南在金边扶植的政权参加我们的联合政府，使其成为柬埔寨四方联合政府，这样，实现民族和解和

使所有各方都享有作为政治势力的同样权利。第三，对于声称遭受弱小的柬埔寨威胁的越南，我们提出建立一个独立、统一、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柬埔寨；在这块领土上，联合国给予保障和监督，但没有外国基地。第四，我们还向越南建议，在所有领域内建立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甚至包括签署一项互不侵犯、和平共处的条约。

“除了投降之外，我们还能再提出什么呢？河内的领导人继续拒绝接受我们的建议，并要求我们放下武器和同意通过消除三个组成部分之一，或消除不受越南宠爱的部分来肢解我们联合政府，他们这样做实际上就是想要我们投降。我们必须提醒河内领导人以下几点：第一，国际关系法律中没有一条允许他们干涉它国内政，或将他们的法律强加于他人；第二，只要越南部队仍然存在，柬埔寨人民就不能行使自决与民族和解的权利；第三，民族和解不是一个排他的进程，国家内所有公民都应参与；第四，所有柬埔寨人民以所有方式来重新获得和捍卫民族独立、自由、荣誉和民族尊严是他们的神圣权利和爱国义务，越南人民在其1975年以前的斗争中和世界人民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反对战争贩子的斗争中也同样享有这种神圣的权利和爱国义务。

“只要越南拒绝从柬埔寨撤出其全部力量，柬埔寨人民及其联合政府就只能进行坚决的斗争，并呼吁所有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继续支持这场斗争，对越南施加压力。如果我们偏离了这条道路或缺乏决心，我们就将永远丧失我们的祖国、自由和民族特征。

“河内领导人是要继续在其印支联邦政策范围内和根据其区域扩张侵略而继续占领柬埔寨，对该地区和全世界各国维持敌视态度，还是听取国际社会的一再呼吁，从柬埔寨撤出他们的军队，放弃他们的扩张主义政策，同该地区所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和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大家庭中的一员，何去何从，要由他们自己来决定了。”

(A/42/PV.15, 英文本第13页)

古穆西奥·格兰尼尔先生（玻利维亚）：我感到必须对智利代表的发言作出答辩，因为他提到了我国外交部长今天的发言。玻利维亚代表团不想卷入争论。年复一年，玻利维亚的外交部长一再谈到非正义战争的问题，谈到玻利维亚的内陆地位，谈到玻利维亚真诚、严肃地呼吁进行谈判。

今天发生的事情并不令人惊奇，令人惊奇的是智利何以要挑起争论，或许是它可以利用与邻国的问题支持其在公民投票方面的国内政治，而在这方面，智利人民无法行使他们的权利或进行投票。

我们已经习惯听到智利代表团为继续违反人权的行径进行辩解。今天他到这里攻击我国，企图歪曲历史，指责我国外交部长使用粗陋的语言。我国外交部长以有力的、清楚的和真诚的态度说明了自己。大会可以自己决定他所使用的语言是不是有力的。它肯定不是粗陋的，而是完全清楚的。显而易见，篡夺政权的人永远不会愿意有人在这里提醒大会有关篡夺政权的问题。

很明显，在拉丁美洲我们这些国家之间的边界并不总是明确标定的，而玻利维亚同所有其他国家间的边界可能都是不清楚的，唯有智利除外。

我愿提到一位著名的智利大使何塞·米格尔·巴罗斯先生，他说智利和玻利维亚之间的边界已明确划定。然而有一项被智利忽视了的条约，谈到英国和智利的商业防务条约，这个条约至今仍给爱德华家族带来好处。

在1904年还没有一个象智利断言的那样有一项条约是由在选举中获胜的政府签署的。事实是，1879年玻利维亚遭到入侵。玻利维亚遭到了入侵和军事占领。遗憾的是在那个时候联合国还不存在。但今天，美洲国家组织已使自己成了这个问题的一方。不结盟运动也成了这个问题的一方。人们不禁要问难道150个国家表示支持玻利维亚通过和平手段取得通往太平洋的通道是错了吗？而联合国宪章和美洲国家组织都说玻利维亚有权这样做。

从1979年以来美洲国家组织一直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辩论。在那里我们得到了支持，得到了一再的邀请在两国之间开始谈判。智利故意地时而表示支持时而又表示反对。

1983年，智利在美洲国家组织承诺将进行谈判，但在投票支持了这个决议后它又完全改变了态度。之后，智利说它将坚持进行双边对话，因为它不能接受一个多边的手段。玻利维亚在帕斯总统为首的新的民主政府领导下采取了一个新的态度，改变了它在前几年坚持的政策，同意以一个新的方式进行谈判。

因此，象玻利维亚外交部长今天上午所说的那样，举行了几次会议。我们应乌拉圭政府的邀请前往蒙得维的亚，我们得到了美洲国家组织所有成员国的支持，美洲国家组织1986年在危地马拉同意开始进行谈判。

这些谈判开始进行的很顺利，一切正常直到马里诺将军在智利内部玩弄政治手法，想使用玻利维亚作为一个工具，在军政府压迫下的势力在斗争和内部分裂中搞分而治之。

智利人民接受和支持谈判。其国内的所有政党从基督教民主党到共产党都接受使玻利维亚有近海通道的解决办法。

智利的伟大国际主义者，包括赫雷斯大使和奥斯卡·皮诺切特·德·拉·巴拉也都接受应解决这场冲突的观点。

玻利维亚准备进行谈判并怀着良好的意愿前往蒙得维的亚，而马里诺将军却对玻利维亚发动了一场唇枪舌箭的进攻，并攻击那些试图给正在同玻利维亚进行谈判的智利政府以某种支持的当权者，以把我们逼入困境，并在智利举行一次合法性很值得怀疑的公民投票，而不是举行真正的选举。

由于这些原因，我国政府不得不可行使它的答辩权，以正国际舆论的视听，玻利维亚对这个问题不带任何偏见，接受150个国家以他们的投票和鼓励给予我们的不断的支持。玻利维亚还感谢其邻国的外交部长们，他们在这个大会上声明应恢复谈判。

当今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正在这个大会堂或地区性组织中得到解决。玻利维亚再一次本着宽宏大量和富于想象力的精神与北边的智利和南边的秘鲁合作。玻利维亚在任何时候都准备这样做。

在1975年最初进行谈判的过程中，玻利维亚同意举行国际谈判。我们还没有同意进行领土交换。但不是玻利维亚破坏了谈判，而是智利，它拒绝接受秘鲁提出的一个有意思的和富于想象力的建议，秘鲁也愿意为解决这个问题作出贡献。历史终究会在未来表明，北方的智利、南方的秘鲁和西方的玻利维亚一定要团结成一个整体，使玻利维亚面向太平洋。

象巴罗斯·哈尔帕这样伟大的智利外交家和象弗雷总统这样的政治家以及当今领导人加夫列尔·巴尔德斯先生都同意通过谈判找到解决办法。只有军政府为了国内的目的不愿意通过谈判解决同玻利维亚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智利已不再是一个合法的谈判者。然而我们深信，在任何时候，特别是玻利维亚人民对他们自己的命运已经有了发言权的时候我们都能够通过谈判解决我们的分歧。

主席：智利代表希望再次行使答辩权，我请智利代表发言。他的讲话应限制在5分钟之内。

西斯特纳斯先生（智利）：我以为我在谈到玻利维亚总统的声明并说我们需要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新的态度时我的讲话是清楚的。我当时解释说因为没有新的态度，所以很不幸谈判失败了。

此外我还想指出，玻利维亚代表团完全误解了。政治象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一种或约可能的艺术。更不必说它还要应用于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了。如果玻利维亚人民或政府认为它们能够分裂智利并从而满足玻利维亚取得出海口的愿望，那他就完全错了。智利除了自己的领土外不想要任何领土，但与此同时它要求尊重它的领土完整和对自己领土的主权。

不管哪个智利政府执政，以往的，现在的或将来的，不管这些政府和它不同的人奉行什么样的哲学，不管它的条件怎样，这些政府都将永远忠诚地反映智利人民的意愿，及对智利领土拥有完全的主权。

主席：我请玻利维亚代表作第二次发言。他的发言应限在5分钟以内。

古穆西奥·格拉涅尔先生（玻利维亚）：我愿向大会进行以下澄清。当玻利维亚政府采取一个新的态度时，我们考虑到什么是可能的。我们采取了一个富于想象力的态度。我们想我们能够利用所有我们的资源——水，土地——与这个地区的两三个国家分享。这就是我们采取的新的态度。很显然，现在智利拒绝进行它原则上接受的谈判。这就是智利在所有谈判中的立场。

我们已经提出了我们的建议，还没有人提出反建议。1975年，秘鲁提出了一项积极的建议，但智利强烈地取消了谈判，从而失掉了发表声明的可能性。我们谈的不是智利内部的分裂；我们也没有发表任何新的想法。这在所有报纸上都可以看到。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散发智利民主组织的社论，以及批评智利政府利用玻利维亚政治的民主报纸，我们有证据证明在那个国家里政治被用来为某些目的服务，这是前所未有的，而受到了严密的批评。

我们只要求国际社会，特别是大会，不要听信谣传，因此我国代表团将散发智利人在智利和国外出版的一些主要杂志和报纸的社论，这些将清楚地表明智利一些人士的积极、进步的想法，这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允许公开讲的。

主席：巴解组织观察员要求就一般性辩论中一位发言者的讲话作出回答。考虑到第三十一届会议主席所作的决定以及大会后来的历届会议上在类似情况下的先例，我请他在1974年11月22日第3237(XXIX)号决议的基础上，作出回答。现在我请巴解组织观察员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希蒙尔·佩雷斯先生在今天下午的发言中说，“我们再也不能以军事方法来解决政治问题了”。以色列肯定是在以色列军事设施遭到严重打击，特别是在1982年那次，以后认识到这点了。以色列肯定是在其铁权政治在耶路撒冷、纳布卢斯、伯利恒和比尔泽特等被占领的巴勒斯坦的城镇和乡村遭到失败后认识到这点的。这一失败向占领者以色列证明，它的坦克和它的将军的阴谋都不能战胜我们人民的决心。这些将军正在再一次加强他们

大量撤出巴勒斯坦人的政策。现在他们称之为迁移，就是把巴勒斯坦人从他们巴勒斯坦的家园中赶到荒凉的地方、赶到沙漠、赶到约旦河那边。40多年过去了，巴勒斯坦人表明了他们真正的性格，他们对于祖国土地、对于巴勒斯坦的热爱，而且还表明要求在自己的家园、在自己的祖国生活在自由、和平之中的意愿。佩雷斯先生还说，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是可以和睦相处的，只要在他们之间实现和平。那好，我愿告诉佩雷斯先生，巴勒斯坦人也是阿拉伯人。我不知是否可以提醒一下佩雷斯先生，1925年——当时他还不在巴勒斯坦——他肯定听到并注意到罗伯特·维尔茨所说的话：“只有在这两族人民之间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巴勒斯坦才可能繁荣”。布伯先生，另一位精神上和道义上，但决不是政治上和富有侵略性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说过：“必要的政治利他主义采取相互信任的态度，从而作为干涉他人事务者、侵犯他人一方，建立这种信任的任务需要由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来承担。”因此佩雷斯先生由于那时没有生活在巴勒斯坦，因此不知道作这样明智发言的必要性。当在巴勒斯坦年轻的巴勒斯坦人，犹太人、基督教徒、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和平相处时，佩雷斯先生在哪里？当巴勒斯坦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繁荣时，他在哪里？1947年，当近两百万巴勒斯坦人，还有犹太人、基督教徒和穆斯林，都在他们能力和需要的范围之内在巴勒斯坦过着富裕的生活时，他在哪里？

佩雷斯先生谈到民主精神的增长，好象巴勒斯坦从来没有过民主精神似的。或许，在英国托管统治下是没有民主精神，但是把民主精神带进来的也绝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我确信，他还不知道他的政府决定取消穆巴拉克·阿法德的居住权，他是设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非暴力研究中心的主任。这条消息发表在今天的纽约时报上。佩雷斯先生和他的同事们是不是对非暴力过敏，特别是对巴勒斯坦美国人宣布的非暴力更为敏感？他大谈抛弃暴力。而现在有一个人谈论非暴力，这个人却几乎被驱逐出境。



“恨巴勒斯坦人”和“恨真理”这种疾病是有传染性的。美国政府为了超过其盟国以色列，甚至决定命令关闭设在华盛顿的巴勒斯坦新闻处，从而破坏了美国公民所珍惜的言论和结社的自由。以色列的民主是一场闹剧，它的立法将以色列的和平促进者视为罪犯，对此我们将作何解释。这些和平促进者通过巴解组织向巴勒斯坦人民伸出援助之手。另外，佩雷斯先生还告诉我们他代表着一个处于混乱的集团。他说内阁意见分歧，因此是一个处于混乱的集团。那么，他在代表谁说话呢？我记得在几个月前，“逃避主义者”曾经用一个借口避免参加和平示威，问巴解组织代表谁，并对他们的信誉提出疑问。这只不过是逃避主义的形式回避参加和平进程。但是，随后在1987年4月于阿尔及利亚召开的第十八届全国理事会巩固了我们的团结，在此我们感谢阿尔及利亚兄弟为我们开会提供了各种方便。我想，佩雷斯先生到这里来想利用这个讲坛进行竞选活动。他说：“先可怜可怜我们吧。我国政府正处于一片混乱。我都快分成两半了。请支持我吧。”支持他什么？这是一个神圣的场所。这不是竞选的论坛。支持他作什么？巴勒斯坦人民处于绝望40年了，以色列人在一个军营国家生活了40年了，难道我们不应当认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责任寻求并走和平进程的道路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巴解组织内部以及在4月份的全国理事会上完全、一致同意呼吁根据大会几乎一致通过的决议召开国际和平会议。我指的是第38/58C号决议。我指的是该决议中所有规定。我指的是该决议的指导原则。我指的还有该决议中所提及的有关各方。我指的是该决议中所谈的办法。我决不断章取义。

在大会上我们听了无数的发言。我们十分赞赏地注意到对这一呼吁、这一计划的普遍强烈的支持，并同意有必要召开国际和平会议。很明显，佩雷斯先生根本不知道大会上在发生着什么，或许，这也是一种混乱的迹象，即他的助手没有向他汇报大会的情况，而是向内阁的别的什么成员汇报了，天晓得！

他谈论什么有必要在无先决条件和没有预先计划的情况下进行谈判。但同时，他又告诉我们，这应该在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第338（1973）号决议基础上进行。这里出现了个矛盾现象，除非我的英语不好。我们要问：应该如何对待安全理事会就中东局势和巴勒斯坦问题所通过的其他决议？这不是一场种族主义运动。我们谈的是安全理事会决议。所有决议都有同等效力，同等约束力；所有决议都必须予以遵守。

我愿回顾，美国政府在大会论坛上明确宣布，第242（1967）号决议没有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政治方面的内容。我们是在寻求政治解决办法，怎么能有人告诉我们，我们要使用不解决政治方面内容的一项决议呢？这如果不是虚伪，至少也是荒唐的。

我愿在此再次向各位保证，巴勒斯坦人民不是神话中的人物。我们是事实；我们是生活中的现实。因此我们坐在这里。我们代表着一个民族。我们是冲突的主要一方。大会也是这样宣布的。这也是个事实。我们是冲突的主要受害者。因此，我们告诉佩雷斯先生和所有支持他的人们，没有巴勒斯坦人民、没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及其代表地位，就不会有谈判，不会有和平。

主席：根据大会1950年11月1日第477号决议，我请阿拉伯国家联盟观察员发言。

马克苏德先生（阿拉伯国家联盟）：我要求发言是为了答复佩雷斯先生今天的发言。他发言的口气和语言想要使反驳在出现了新“事实”和条件的情况下显得毫不相干和是一种多余。

如同平常一样，佩雷斯先生使用了老生长谈的动听语言。这是一种巧妙的手段，使现实模糊并避免具体的承诺。这是企图掩饰以色列在各被占领土和黎巴嫩南部的所作所为；在这些地区，以色列维持着在后勤、财政和军事上由以色列占领装备、支援和支持着的非法的代理民兵，以色列维持着对耶路撒冷的强行和单方吞并，

维持着对叙利亚戈兰高地的吞并。 我就不用再提及没有解决的塔巴问题，这是埃及领土的组成部分。 换句话说，佩雷斯先生在其陈词滥调的发言中显然是要反对一种好战性。 但与此并存的是各种核弹头、豹一二型导弹和继续荒唐的否认以色列拥有核弹和原子弹的事实。

佩雷斯先生谈到以色列四十周年。他说：“我们回到了我们信仰的诞生地”（同上，第22页）。 但是，各类其他信仰的诞生地恰巧也在巴勒斯坦。 如果人人都想回到自己宗教的诞生地，许多国家就将不覆存在，许多其他国家就会发生人口爆炸。 基督教徒的出生地又怎么样呢？基督教徒们是否也要回到他们信仰的诞生地呢？该地区是否还要有更多的定居者呢？

佩雷斯先生说：

“在没有充满活力的和平进程的时候，政治气候可能再次出现变幻无常的现象。”

（同上，第23页至25页）

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赞成真正的和平进程。 因此，我们支持由联合国发起的国际会议，这个会议不是象征性的事件，而应是认真构成的机制，旨在根据联合国对这一问题判决所提出的两项条件而实现全面和平，这两项条件就是从所有被占领土上撤出和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利。

佩雷斯先生说，谈判的目的是为了产生解决办法。这是正确的。但接着，他又这样说：“在没有预先计划后果的情况下开始谈判”（同上，第26页）。这是什么意思？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为什么而谈判？在什么基础上来谈判？

在外交史上，谈判一贯都意味着为明确的后果来商定方式和时间表。在阿尔及利亚革命期间，同法国进行谈判的主题不是阿尔及利亚是否有独立权利，而是如何实现独立。 印度和其他英联邦国家同他们的殖民国通过谈判产生了可信的结果。谈判是制定、也是解释和实现可望结果的手段。

但当佩雷斯先生说“在没有预先计划结果的情况下进行谈判”的时候，他想的

是进行钓鱼，他想的是为谈判而谈判，为了消磨时间而谈判；在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冲突方面，谈判是为了承认征服、吞并和占领。

佩雷斯先生说，加沙和西岸的许多巴勒斯坦人“似乎得出了暴力不会产生任何结果的结论”（同上，第26页）。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从来没有认为暴力会产生什么结果。占领当局才是同暴力不可分割的。暴力是来自占领当局的一方的现成危险；对解放运动和抵抗运动使用暴力构成目前的威胁。他们所使用的暴力是为了维持占领，而暴力对于抵抗占领和寻求自己自由与独立的人们来说，是在不得以情况下才使用的手段。

接着，佩雷斯先生呼吁苏联

“允许犹太人表达他们的特征，并在祖先土地上同他们的命运重新联系起来”。（同上，第27页）

这些犹太人最终要在那里定居？他把这些人称之为“我们的兄弟”并且要求苏联允许他们离开。生活在难民营里的巴勒斯坦人又怎么样呢？大会和整个联合国已经承认了巴勒斯坦人返回自己家园的不可剥夺权利。难道他们就不应该享有人权吗？难道他们就不能返回自己家园吗？

人民回到自己家园的准则是什么？他们的家园是他们最初入教的地方吗？这是什么意识形态？对他们的后代来说也是这样吗？美国信犹太教者也想与他们祖先的土地重新结合吗？我们在说些什么？这些是强烈而不稳定的思想包藏着扩张的种子，但是裹上了语言的糖衣，以便在大会上听起来优美动听。

他们是扩张和吞并的强烈的思想。然后，以色列代表说想要参与带来和平的人不能将自己的关系只限于一方。这是当他在谈起苏联和中国时所说的。美国不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当巴解组织比以色列得到更多国家承认的时候，美国甚至关闭了它在华盛顿的新闻处，这些怎么说呢？

这不是象他所说的面向过去和面向未来之间的冲突。它对国家地位的全部要求是提两千年的历史，它将此称为面向未来。被连根拔起并在过去的四十年中被剥夺了公民权利的巴勒斯坦人民的要求是当代历史，而援引过去的历史只是作为一种向前看的方法。

下午7时10分散会。